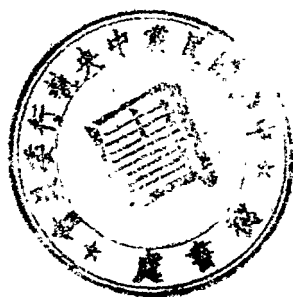


新編平劇叢刊

收復西京

徐彼江編

正
部
局
謹
贈



——國立編譯館出版——

正中書局印行

訂編館譯編立國
選劇平訂修

集二十全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打漁殺家 三娘教子

打嚴嵩 刺虎

岳家莊 奇雙會

捉放曹 寶蓮燈

一捧雪 南陽關

桑園寄子 林冲夜奔

硃痕記 打鼓罵曹

走雪山 寧武關

中 刷 印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劇情說明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倡亂於范陽。時以海內晏安，朝野耽於逸樂，久已不解兵革之事，致使胡騎長驅直入，進陷東京（洛陽）。迨潼關不守，西京（長安）震動，玄宗乃倉皇幸蜀。當時一般失意官僚如陳希烈、輔璆琳、張均、張垌之徒，不惜報顏事仇，開城納降。賊將孫孝哲遂據長安，肆其暴行，居民之厄運不旋踵而至矣。未幾，安祿山蒞京僭位，並歡宴偽官於凝碧池上，有樂工雷海青者，秉性忠貞，乃於席前聲斥羣奸罪狀，致罹於難。張垌本欲獻媚於祿山，請召舞馬百獸以娛座，詎意羣獸咆哮上殿，反使祿山驚悸。輔璆琳乘機進讒，奏請張垌而擅寵，羣奸傾軋，醜態畢露。張垌之妻寧親公主，玄宗女也，因墮降賊，數進諍言，反爲垌所斥辱，陰與女僕李氏，計議出走，尙未果行，而祿山已遣侍閹李豬兒來向張垌面索公主。蓋祿山之次子慶宗，於其叛後曾爲玄宗所殺，故祿山聽信輔之譖言，欲以公主祭靈報仇也。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李氏見豬兒卽係其子，驚喜交集，而公主亦因此有一線之生機焉。先是祿山嘗宦遊京師，深悅女僕李氏之艷，曾逼污之。李氏係一孤弱孀婦，惟有飲恨忍而已。祿山旋挈李子豬兒，遁回范陽，恐其穢亂羣妬，閹之以爲貼身侍役。李氏不甘再爲污辱，未與偕行，因投張垌府中爲傭。今祿山遣豬兒來索公主，母子始得重見。公主當懇李氏入宮求情，祿山欣徇所請，李氏自此被留宮

掖，而置身於樊籠中矣。祿山之寵妃段氏，夙欲改立伊子慶恩爲儲，事爲祿山長子慶緒所知，深爲不安。會李氏詰出豬兒被閹之真相，既恨祿山之禍國殃民，又痛母子之被污辱，當以大義責子，促使報仇，適爲慶緒聞悉所謀，乃脅迫豬兒，刺殺祿山，以冀弑父自立。於是祿山竟因李氏勸酒致醉，而爲豬兒所誅。慶緒見事已諧，先殺豬兒母子以滅口，又將段妃慶恩縊死，以洩怨忿。祿山因倡亂而肇此慘變，可謂自食其果矣。

唐室自肅宗卽位靈武以來，擢用郭子儀主持軍務，又向回紇吐蕃兩國借兵援助，於是大舉反攻。賊將孫孝哲拒於京西，大敗而走。子儀當派義勇壯士潛入長安，約集父老舉義響應，遂克兩京。居民既獲重見天日，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其衷心之愉快，不待言喻矣。慶緒竊位之後，驚聞唐師已迫東京，羣奸又相率避去，乃渡河北逸，東京遂爲子儀所收復。一般降賊官吏俱爲所獲，於是解往西京斬首，以謝天下。肅宗特許子儀戎裝朝見，並爲親解征袍，以酬其中興唐室之助勞焉。

本劇節目

胡騎犯關	玄宗蒙塵	羣醜附逆	祿山僭尊	樂工殉國	獨斥賊臣	百獸驚座	猶戀故君
公主勸夫	苦口婆心	李氏救主	折節辱身	弟兄爭儲	潛伏禍根	母子協議	誅滅仇人
子儀誓師	激勵三軍	收復西京	安撫萬民	續克東京	羣奸成擒	卸甲封王	酬勞元勳

第一場

〔孫孝哲扮相〕大額子，翎子，狐狸尾，紮黑靠，勾元寶臉，帶黑扎。

（武淨扮孫孝哲四龍套四下手同上）

孫孝哲（唱西皮搖板）攻破潼關屯兵馬。伺機而動取京華。（外場椅坐介白）某，孫

孝哲。奉了大燕皇帝安祿山之命，奪取大唐天下。如今駐兵潼關，軍威大震。

也曾命人打探唐軍動靜，未見回報。

報子（上白）啓稟將軍，唐明皇出京西走！

孫孝哲（白）再探。（報子下）且住。適纔探馬報道：唐明皇出京西走。趁此進兵，京

城豈不唾手而得。衆將官，兵發長安。

（衆應介同下）

第二場

〔門官扮相〕黑箭衣，繫大帶，門官甲帶涼帽，門官乙帶大尾巴巾，甲乙均帶吊搭，抹丑臉。

〔四壯士扮相〕素箭衣，帶武生巾，後扮勾臉均可。

〔張均扮相〕紅官衣，圓翅紗帽抹丑臉，穿朝方。

〔張均扮相〕藍蟒，紗帽，俊臉。

〔陳希烈扮相〕白蟒，文陽，白滿。

〔輔理琳扮相〕綠蟒，大太監盔，勾油白臉。

〔二卒門官甲乙同上〕

門官甲 (白) 皇帝出了京。

門官乙 (白) 西幸。

門官甲 (白) 百姓吃一驚！

門官乙 (白) 慘痛！

門官甲 (白) 要保小性命。

門官乙 (白) 做夢！

門官甲 (白) 迎接新廷朝。

門官乙 (白) 無用！

門官甲 (白) 怎麼是做夢吶？

門官乙 (白) 如今晚京城的老百姓，眼看就要落在安祿山的虎口裏頭啦！還要想保着性命，這不是「做夢」嗎？

命，這不是「做夢」嗎？

門官甲 (白) 怎麼又是「無用」吶？

門官乙 (白) 新朝廷帶來的都是番邦鞭子，怎麼會發善心，可憐這些中國的老百姓吶？

還不是「無用」嗎？

門官甲 (白) 咳！你說話怎麼這麼洩氣呀！

門官乙 (白) 到了這個大禍臨頭的時候，我還有什麼開心，說好聽的吶！

門官甲 (白) 咱們不說這些喪氣話不成？

門官乙 (白) 怎麼不成吶？

門官甲 (白) 那麼你再聽着呵：京城已難保。

門官乙 (白) 糟糕！

門官甲 (白) 準備迎新朝。

門官乙 (白) 胡鬧！

門官甲 (白) 何妨隨風倒。

門官乙 (白) 可笑！

門官甲 (白) 自然鸞祿高。

門官乙 (白) 無聊！

門官甲 (白) 得了吧！你說話老是諷刺新朝，真是不知死活呵！待一回大燕人馬來到京城，你再這麼肆言無忌的，可要殺頭吶！(以手拍頭介)

門官乙 (看見甲戴笨簾作帽子問介白) 哎，伙計，你怎麼帶上這麼一個傢伙呵？

門官甲 (白) 陳老相爺不是派咱們哥兒倆，代表京城裏頭的官員百姓，歡迎大燕人馬進城嗎？

門官乙 (白) 是呵！

門官甲 (白) 有人就給我說啦。大燕國人都戴的是尖頂的帽子。我爲的是要叫他們看着順眼，就把撈餃子的那個笨簾，收拾收拾給戴在頭上啦。伙計，你瞧怎麼樣？將就過去了吧？

門官乙 (看介白) 大概可以將就過去吧。(以手扶笨簾柄介) 你要這個幹什麼呀？

門官甲 (白) 你不知道，大燕國有官職的人，都帶上一根孔雀毛的花翎。我希望大燕皇帝，大小封我一箇官；所以先用笨簾的把子，當作花翎。不過是討個吉慶吧

噫！

門官乙（白）那麼你打算做個什麼官啊？

門官甲（白）憑我這點德性，還有什麼大的出息！頂多做個把總就得了嗎！

門官乙（笑介白）怪不得你留着這麼一個木把子，不捨得取下來。原來你要借着這個木把子做個把總啊！

門官甲（白）憑咱們這點迎接大燕人馬的功勞，小小一個把總，還不是手到擒來嗎。（以手作勢介）

門官乙（看見甲以婦人裹腿作馬蹄袖問介白）哎，伙計！你戴上這麼一件手套，又是怎麼個意思啊？

門官甲（白）這叫做馬蹄袖。大燕國人都愛穿馬蹄袖的衣裳。連這點事情，你都不知道！真是少見多怪！

門官乙（白）你在那兒找來這麼個東西啊？

門官甲（白）你不知道。我們那一口子，有個褲腿子，給馬蹄袖差不多。我就把它給截下來縫在袖子上頭啦。伙計，我這也是學學時髦罷啦。

門官乙（白）哎呀呀，想不到你有這麼些把戲！真有你的！

門官甲（白）如今晚湯碗飯吃，真不容易！處處都得迎合潮流。伙計，我勸你學着我

點，別這麼死心眼啦！

門官乙（白）高明高明！佩服佩服！（內喊叫介，四壯士緊急風上，二老旦二青衣隨

上，作欲出城介）

門官甲（欄介白）咳！你們是幹什麼的？

四婦女（同白）聞得安祿山的賊兵就要到來，故而出京逃難，也免落於賊手。

門官甲（白）咳！你們都是好老百姓，要逃的什麼難啊？還是老老實實的回家裏待着去吧。

四婦女（白）我等出京逃難，那個要你攔阻！

門官甲（白）呵哈！好意開導，倒招出不是來啦。我不許你們出城！

四壯士（白）住了！爾等攔阻良家婦女，不許逃難，是何道理？

門官甲（白）咳！你們這些年輕小伙子怎麼也往京外頭跑哇？

一壯士（白）那個要你來管我們的閒事！衆家哥哥，不要與他嚕嗦，你我速去郭元帥帳下投軍要緊！（向四婦女介）你等不必驚慌，快快隨俺一同出城去吧！

（門官甲欲攔介，一壯士將甲推倒介，四婦女四壯士同出城介下）

門官甲（白）想不到中國人，還有這麼些傻瓜啊？

門官乙（白）哼！還不知道誰是傻瓜啊！

輔陳
均垧

(小生扮張均，丑扮張垧，外扮陳希烈，淨扮輔璆琳同上)

(同念數板)寂寞難熬，寂寞難熬，官場失意跌一交。幸遇改元換國號。一同結黨降新朝，降新朝。

陳希烈
(白)老夫陳希烈。

張均
(白)下官張均。

張垧
(白)本宮張垧。

輔璆琳
(白)咱家輔璆琳。

陳希烈
(白)衆位大人請了！

輔均垧
(同白)請了！

陳希烈
(白)今有大燕人馬，就要來到京城。你我不免出城迎接便了。(圓場介)

門官甲
(同白)迎接衆位大人。

陳希烈
(白)罷了。大燕人馬可曾到來？

門官甲
(白)想過來也。(內起鼓介，甲望介白)來啦。

(衆同跪介，孫孝哲原人上，三笑進城介，衆同下吹打，孫原人上，衆隨上)

孫下馬介，將鞭向陳等示意介，轎轎先接住介，孫笑入座介，陳等打躬參見介，孫昂然直受，揮手令起介。

孫孝哲（白）這一老頭兒，你是何人來？

陳希烈（白）老朽陳希烈，乃是罷職的宰相。

孫孝哲（白）難爲你偌大年紀，還來湊上這一回的熱鬧，真乃老興不淺呵！

陳希烈（白）老朽雖然年邁，得逢大燕皇帝改元稱號之盛事，冀乃三生有幸呵！

孫孝哲（白）哼！老而不死，原來有所爲耳！哈哈！此位是？

輔璆琳（白）奴婢輔璆琳，乃是宮中內侍。

孫孝哲（白）昔年我主在范陽招軍買馬之時，唐明皇派一內侍，前去窺探軍情。多虧我

主暗用珠寶買通此人，方纔瞞過真情。莫非就是你麼？

輔璆琳（白）此乃是奴婢報效大燕皇帝的一片至誠。

孫孝哲（京白）八成在那個時候，你就給咱們大燕皇帝弔上了膀子啦吧！哈哈！此二位

是？

張均（白）小官張均，乃是退職的刑部尙書。

張珙（白）小官張珙，曾居太常之職。

孫孝哲（白）原來是駙馬張珙弟兄二人。失敬了！

均 培 (同白)豈敢！

孫孝哲 (白)你弟兄二人，素與我主交好，日後必有重用。

均 培 (同白)還望將軍提拔我等。

孫孝哲 (白)那旁現有座位，你等各自一旁坐下！

均 培 (同白)將軍在此，那有我等的座位。

孫孝哲 (白)坐下也好講話！

均 培 (同白)謝坐(坐介)請問將軍，尊名上姓。

孫孝哲 (白)太督孫孝哲，乃是大燕皇帝駕下的先鋒大將。

均 培 (同白)原來是孫將軍。失敬了！

孫孝哲 (白)今有三件大事，囑咐你等！

均 培 (同白)將軍只管吩咐下來。

孫孝哲 (白)道頭一件：本督部下的人馬，多受風霜勞碌。你等速速準備金銀酒肉，犒

賞他們。

陳希烈 (白)我等已然差人備辦，不勞將軍費心。

孫孝哲 (白)二一件：你等將這京城以內，皇親國戚，官紳富戶，造一名冊，本督也好在他們身上籌些軍餉。

陳希烈 (白)此事不難去辦。

孫孝哲 (白)這三一件：你等每日須要獻出美女五百名！

均輔陳 (同白)這個…… (互視失驚介)呵，將軍，此事有些難辦，只怕不能從命

呵！

孫孝哲 (怒介白)噫…… (陳等跪介)本督好意與你等相商，還敢推脫不允。也罷！待我曉諭大小三軍任意行動便了。

均輔陳 (同白)將軍息怒。我等盡力去辦，也就是了！

孫孝哲 (白)從今以後，不論官兵百姓，見了大燕將士，俱要叩拜行禮，以示尊敬！

均輔陳 (同叩頭介白)噫！是是是……

孫孝哲 (白)吩咐黎民百姓，各在衣襟上面寫上「順民」二字。那個不遵，即便殺之！

輔陳 均 垸 (同叩頭介白) 嗷！是是是……

孫孝哲 (白)本督明日差人，去往東京迎請大燕皇帝前來登基。爾等準備接駕盛典，不可大意！

輔陳 均 垸 (同叩頭介白) 嗷！是是是……

孫孝哲 (白)話已說明，爾等速去分頭辦事！若有怠慢，小心爾的狗命！(下)

輔陳 均 垸 (同叩頭介白) 遵命。(陳等互視介白) 咳！(同搖頭介下)

第三場

〔安祿山扮相〕掌王盔，紅蟒，狐狸尾，翎子，勾油白臉，黑滿。

(四番將四龍套淨扮安祿山上)

安祿山 (上唱粉蝶兒)兵出范陽，浩蕩蕩，兵出范陽。展雄威，滅大唐，自立爲王。

（上高台念詩）昔年失機在邊疆，待罪入京反成祥。范陽興兵無人擋，指顧之間滅大唐！（白）孤，太燕皇帝安祿山。本是營州胡人。曾在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帳下，以爲偏將。只因失機犯罪，解往京師。可笑唐明皇那個老兒，見孤像貌奇偉，不忍殺害，反而加官晉爵。後來還有拜孤爲相之意。可恨楊國忠暗進讒言，打斷此事。孤家一怒出京，回到范陽興兵造反。如今攻占東京，自立爲王。眼看唐室天下，盡爲孤有。也曾命孫孝哲奪取京城，不知可曾到手。今乃閱兵之期，正好操演人馬。番兒們！操演上來！（凡番卒上，操演畢下，安笑介）看大小三軍，士飽馬騰！何愁天下不歸掌握也！

報子

安祿山

（上白）啓稟狼主，孫將軍攻占京城。

（白）再探！（報子下）孫孝哲攻占京城，大事定矣。番兒們，吩咐下去：明日起駕西京登基去者！（下）

第四場

〔雷海清扮相〕鴨尾巾，古銅褶子，繫緋子，夫子履，鑲滿，

〔黃旌綽扮相〕高方巾，綠褶子，繫緋子，丑三。

〔外淨二梨園子弟扮相〕與黃略同。

雷海青

（末扮雷海青抱琵琶上唱西皮慢板）我本是一樂工頗有肝膽。在梨園作供奉得侍天顏。不提防安祿山與兵造反。我主爺離京城駕幸西川。衆朝臣臨危難（轉二六）心腸改變。一個個把賊降不知羞慚。雷海青自有那報國志願。準備着罵逆賊死也心甘。（念詩）堪笑袞袞文武官。背主求榮罵名傳。樂工猶有忠義膽。慷慨一死又何難。（白）老漢雷海青。幼習音律。蒙主慈恩派在梨園部內，做了名供奉。只因安祿山賊子興兵作亂，竟將我主逼走西川。可恨滿朝文武，平日枉受大唐爵祿之恩，如今國難當頭，一個個竟自投降安賊去了！想我雷海青雖是一個樂工，頗知大義，綱常這樣無有廉恥的事兒，實實的做他不出！遇有機會，定要將安祿山與那降賊的狗官，痛罵一番。縱然將我碎尸萬段，也是甘心無怨也。（唱搖板）有朝一日得方便。要學彌衡罵曹瞞。

（丑扮黃旛綽，外淨扮二梨園子弟同上）

黃旛綽

（唱搖板）安賊要設太平宴。傳集梨園奏管絃。（同進介，分坐介）

外

（白）雷兄。適纔安祿山傳下旨意，明日要在凝碧池登基受賀。還要傳集梨園子弟侍宴奏樂，如何是好？

雷海青

（白）怎麼？那賊想要你我梨園子弟，伺候於他麼？（冷笑介）嘿，那是焉能得夠！

淨 (白)這有何難。到了明日，你我躲避不去，也就是了。

雷海青 (白)那安祿山既然有此妄想，你我怎能躲得過去呀？

淨 (白)這倒難了！

雷海青 (白)請問列位，唐皇待我們梨園子弟，恩德如何？

黃旗 (同白)恩厚無比！

雷海青 (白)既是恩厚無比，我們怎好忘恩負義，反顏事仇呢？

外 (白)那個甘心樂意去奉承那安祿山，這叫做「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哇！

雷海青 (白)此言差矣！我等身為伶工，往日受人輕賤，難以抬頭。如今好借此機會顯

些剛強志氣，為我梨園子弟，爭些光彩體面。

淨 (白)但不知道光彩體面，要怎樣的爭法呢？

雷海青 (白)依我之見，你我去到酒席筵前，就將安祿山與那降賊的狗官，痛罵一番。

雖然將你我斬首，倒也落個萬古流芳。

外 (白)「好漢不吃眼前虧」，何必白白的送掉性命呢？還是另想主意的才好。

淨 (白)你我不如逃走了吧？

雷海青 (白)如今京城已入賊手，只怕難以逃得出去呀！

外

(白)既是不能逃出京城，你我暫且承當此事，日後再作退身之計，又有何妨
啊？

雷海青

(白)哎！此乃一生名節大事，豈能冒然應允？萬萬使不得！

淨

(白)這個……你我不如尋個自盡了吧！

雷海青

(白)哎！同是一死，何妨罵賊而亡，落牠一個痛快呢！

黃旌綽

(白)得得得啦吧！你們說了半天，還是沒有什麼好的辦法。這個事情，雖然關係一生的名節，可也關係眼前的性命。咱們誰也別勉強誰。如其不然，我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

淨外

(同白)倒要領教。

黃旌綽

(白)這麼辦吧。到了安祿山召集咱們侍宴奏樂的時候，咱們給他吹着「打牙牌」呀「十杯酒」呀這一些小調子，來糟蹋他；多少可以出出氣。這還有個名堂，叫做——「精神反抗」！

淨外

(同白)這倒是個好主意。

黃旌綽

(白)我出的主意，準沒有錯。反正安祿山是個番邦胡人，也聽不懂咱們這點用

意。這叫做「有力使力，無力使智」。咱們這麼辦就得了嗎。

雷海青 (白)慢來慢來。倘若有人說破此事，安賊一怒，豈肯善罷干休，依我看來，還是罵賊而死的好哇！

黃旌綽 (白)噯！你這個人怎麼死心眼阿！到了那個時候，咱們再見機行事，不就得了嗎？老兄，你湊和這一趟差事吧！

雷海青 (白)要去，你們前去。我雷海青是「寧死不辱」哇！

黃旌綽 (白)那麼着，你我各行其是便了。

外淨 (同唱板)這樁事兒真難辦。(下)

雷海青 (接唱)大義綱常非等閒。(下)

第五場

〔獸官扮相〕紅纓帽，花箭衣，繫大帶，丑三。

〔李豬兒扮相〕老公帽，綠蟒，繫大帶，持蠅帚，俊臉。

(輔理琳陳希烈張均張垧同上)

均輔 陳 (同念)新朝慶盛典，凝碧宴百官。

輔理琳

(白)衆位大人請啦(衆夾白「請了」)。今兒個乃是大燕皇帝登基大典。在這凝碧池上，設宴受賀。此乃是開國的盛事，咱們大家前去朝賀一番。請。(衆夾白「請」。同圓場介)傳集梨園子弟前來奏樂呀！

黃外淨

(內白)來也。(同上念)忽聽傳梨園。大膽且向前。

外

(白)雷海青這個老兒，執意不肯前來。倘若追問於他，如何是好。

黃旖綽

(白)不要緊的。咱們先給他遮蓋遮蓋再說吧。(同進介)參見衆位大人。

輔理琳

(白)罷啦！(看介)你們怎麼少了一個人啊。

黃旖綽

(白)有一個雷海青，正在跑肚拉稀，所以沒能上來當差。

輔理琳

(白)今兒個乃是大燕皇帝登基的大典。雷海青這個老頭兒敢推託不到嗎！

黃旖綽

(白)他沒敢說不來當差。等他大便完啦，就要上來伺候着啊。

輔理琳

(白)他怎麼單等這個節骨眼拉屎啊。真是糟糕！

內

(白)聖駕到。

輔理琳

(白)聖駕到啦，這可怎麼好哇！待一回再給雷海青這個老頭兒算帳。你們三

(音薩)人，趕快吹打個「朝天子」迎接聖駕吧！

黃旖綽

(白)遵叩(向外淨暗白)伙計們，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四護衛四內侍上，孫上介，場面拉「朝天子」半闕，安上介，黃使手勢介，改拉「千杯酒」介)

安祿山 (整冠投袖介引) 帶領人馬，破京城，稀里花啦。(改拉「打牙牌」介，安入位介)

輔陳均培 (同跪介白) 臣等見駕，我主萬歲！

安祿山 平身！

輔陳均培 (同白) 萬萬歲。(起介)

安祿山 (念詩) 霹靂撲騰與人馬。呸呸撲哧奪中華。糊裏糊塗京城破，稀里忽祿洋財發。(白) 孤大燕皇帝安祿山。當年待罪入京，裝獸賣傻，要討大唐天子的歡心。一般宮娥綵女，見孤嚙嚙嚙嚙好大的肚皮，都叫孤家一聲「草包」。嘿嘿！不想我這「草包」，也有登殿受賀的一天，真是他娘的夢想不到哇。今乃孤家登基大典。在這凝碧池歡宴滿朝文武。衆卿！

輔陳均培 (同白) 萬歲。

安祿山 (白) 陳希烈聽封
陳希烈 (白) 臣。

安祿山 (白) 封你爲左班丞相！

陳希烈 (白) 謝主隆恩。

安祿山 (白) 張垺聽封！

張垺 (白) 臣。

安祿山 (白) 封你爲右班丞相！

張垺 (白) 謝主隆恩。

安祿山 (白) 張垺聽封！

張垺 (白) 臣。

安祿山 (白) 封你爲中書令！

張垺 (白) 謝主隆恩。

安祿山 (白) 輔璆琳聽封！

輔璆琳 (白) 奴婢在。

安祿山 (白) 封你爲內侍監！

輔璆琳 (白) 謝主隆恩。

安祿山 (白) 孫孝哲聽封！

孫孝哲 (白) 臣。

安祿山（白）封你爲輔國將軍，鎮守京城！

孫孝哲（白）謝主隆恩。

安祿山（白）傳旨下去！滿朝文武俱有封賞。就在凝碧池設擺太平筵席，君臣痛飲！

衆（白）萬萬歲。

內侍（白）宴齊。

安祿山（白）酒宴擺下！

均輔陳（同白）臣等釀成太平酒，恭祝大燕皇帝太平萬年！

安祿山（白）好！將太平酒呈上來！（均等跪進酒介）衆卿，分班入座！

均輔東（同白）謝萬歲。（分坐下）

安祿山衆卿請酒。（唱南梆子）想當年在京城宮娥見笑。大肚子落一個混號叫「草包」。又誰知今日裏時運來到。俺「草包」福分大也坐龍朝。（笑介）

輔瑤琳（白）萬歲，何不傳旨，叫那些梨園子弟奏些妙樂慶賀昇平吶？

安祿山（白）好！卿家替孤傳旨。

輔瑤琳（白）領旨。（出位介，看介）怎麼雷海青這個老頭兒還沒有來嗎？八成他不想

活着啦！你們先奏樂上來！

黃旌綽（與外淨互視介白）啓稟公公。我們的能耐，剛才都使完啦。再要奏樂，還是那一套。

輔理琳（白）萬歲爺要聽「霓裳羽衣曲」啊。

黃旌綽（白）「霓裳羽衣曲」呵，我們早已忘記啦。

輔理琳（白）你們不是常給唐明皇彈唱「霓裳羽衣曲」嗎？怎麼會忘記啦啊！

黃旌綽（白）實在是忘記啦，您換個別的吧。

輔理琳（白）那兒是忘記啦，分明是有點不願意呀。來呀！

四護衛（白）有。

輔理琳（白）把刀架在他們脖子上頭！看他們那一個敢給我反抗！

四護衛（白）（將刀架在黃外淨頭上介）

外（白）老黃，你我將就這一回吧！

黃旌綽（哭介白）那……叫我怎麼對得住良心啊……（外淨同唱哭相思）處在這鐵蹄

雷海青（內白）明皇，我主，哎，萬歲爺呀……（內唱西皮倒板）安賊造反犯帝邦。（上

唱快板）錦綉都城付虎狼。聖主蒙塵駕西向。鐵蹄之下民遭殃。祿山賊子真狂

妄。「草包」也想做君王。我今要學禰衡樣。罵賊一死又何妨。來在殿角用目望……（望介白）呵！（接唱）安賊昂然坐中央。兩旁侍坐盡奸黨。俱是人面獸心腸。廊下還有樂聲響。原來梨園子弟行。刀加項，淚雙降。這樣的屈辱爲那椿。觸景傷情悲聲放……萬歲爺呀！向西哭拜唐明皇。

安祿山

（白）呵！那裏來的啼哭之聲？

四護衛

（白）乃是樂工雷海青。

安祿山

（白）抓上殿來！（四護衛抓雷進介）哇！膽大雷海青！孤家在此大擺太平筵席，你擅敢啼哭。好生可惱！

雷海青

（白）安祿山！你本是失機邊將，罪應斬首。幸蒙我主不忍殺害；又將你拜將封王。你不思念我主天高地厚之恩，竟自興兵作亂，逼遷聖駕。似你這樣罪大惡極的叛逆賊子，還敢擅作威福，眞眞是恬不知恥，令人可恨！

安祿山

（白）住了！孤家今日登基，文武百官，俱已歸順。量你小小一個樂工，竟敢如此無禮，難道你不惜命麼？

雷海青

（冷笑介白）……你說的什麼文武百官俱已歸順，豈不知都是些無恥的小人！你且聽我道來。

安祿山

（白）講！

雷海青

(白)這陳希烈老匹夫，我主見他老邁昏庸，方纔革退他的相位。這個老兒懷恨在心，因此降順於你。真乃老而不死的奸賊也！

陳希烈

(白)嘿。

雷海青

(白)張均弟兄身為功勛之後，又是椒房貴戚。只因討好你這奸賊，暗透機密；我主方纔將他削職爲民。如今降順於你，竟然不顧玷辱祖先！這樣忘恩負義之徒，真乃禽獸不如也！

均 瑄

(同白)嘿。

雷海青

(白)這韋瑒琳，當年出使范陽，竟自貪圖你的賄賂，隱匿軍情。乃一惟利是圖的小人，何足道哉呀！

輔瑒琳

(白)嘿。

雷海青

(白)依我看來，你們這些無父無君的叛賊逆黨，俱已惡貫滿盈。等候郭元帥的大兵到來，定要斬首正法，方消萬民之公忿也！(唱西皮快原板)醜惡相濟無人樣。衣冠禽獸聚一堂。天兵指日來掃蕩。惡貫滿盈要覆亡。

安祿山

(白)好惱！(唱搖板)小小樂工真狂妄。惡言惡語把孤傷。吩咐左右將他綁。

雷海青

(白)哎！(接唱)拚卻一死報君王。你莫道梨園子弟下賤相。俺比那無恥的官員強又強。捨死忘生往上闖。(向上衝介，四護衛刺介，雷吊毛死介)

安祿山 (白)拖了下去！(雷下)來呀！將梨園子弟一齊打入監牢！

黃旖綽 (白)這一回雷海青可給咱們梨園子弟露了臉啦！(二護衛押黃外淨下，又上介)

安祿山 (白)咳！好生無趣呀。

張 垞 (白)臣啓萬歲。宮裏頭有的是舞馬百獸。萬歲爺何不傳來一觀，以助酒興啊？

安祿山 (白)不是卿家提起，孤倒忘懷了。輔愛卿！速傳獸官，帶領舞馬百獸，獻舞上

來！

輔理琳 (白)領旨。(出介)萬歲有旨，宣獸官帶領舞馬百獸，獻舞上來啊！

(丑扮獸官引象馬獅虎上舞介，安笑介，衆獸聞聲昂首向上望介，怒向上衝介，安等逃下，四護衛將衆獸趕下衆，擒住獸官介)

四護衛 (白)有請萬歲。(安等上，各歸原座介)

安祿山 (白)將獸官押上殿來！(護衛允介，押獸官進介，跪介)哇！膽大奴才，竟敢設

計陷害孤家，還不從實招來！

獸官 (白)啓稟萬歲。想那舞馬百獸，俱是大唐天子所恩養。遇到設宴飲酒的時候，

便要獻舞一回。舞罷之後，還要親自上前謝恩。這是多少年訓練下來的規矩。

今兒個這羣畜生，看見萬歲坐在上面，並不是他們所認識的皇上啦，故而獸性

大發，咆哮驚駕。

安祿山 (白) 嘿。

獸官 (白) 萬歲爺不知道，這羣畜生都是死心眼，祇認準啦一個皇上。就是奴才，也

沒有法子給牠們透個消息，說明改朝換帝這些國家大事。望求萬歲爺饒了奴才這個疎忽之罪，別給這些無知無識的畜生一般見識，我的新萬歲爺呀！

安祿山 (白) 聽你講的，倒也有理。滾了下去！(獸官拭汗下) 咳！孤家今日登基，盡都是些無趣之事，好不耐煩。衆卿各自下殿去吧！(衆打躬同下，安輔四內侍圍場介) 輔愛卿。今日舞馬百獸，一齊驚駕，其中必有蹊蹺！

輔瑯琳 (白) 奴婢也是疑惑，有人暗中主謀呀。

安祿山 (白) 此事乃是駙馬張珙的主意。莫非他有心設此圈套，陷害孤家不成？

輔瑯琳 (白) 既然是駙馬張珙出的主意，恐怕他脫不了干係吧！

安祿山 (白) 想那張珙，與孤交好多年，未必有此歹意。

輔瑯琳 (白) 奴婢可不是這麼想法。想那張珙乃是唐明皇的東床駙馬。如今晚看見萬歲爺奪了唐室天下。他的妻子寧親公主必然恨在心，所以叫那張珙設此圈套，要來陷害聖駕。還望萬歲仔細的盤查纔好呵！

安祿山 (白) 提起寧親公主，孤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孤在范陽起兵之時，我兒慶宗，在京招親，竟被唐明皇殺害，使孤十分悲痛！待孤明日傳旨捉拿唐室宗親，好

與我兒祭靈報仇！

輔理琳（白）那寧親公主，可怎麼辦呀？

安祿山（白）寧親公主嘆：也罷！就命卿家對那張垆言講，好好獻出，與他留些體面。

輔理琳（白）這個差事，奴婢恐怕辦不來。萬歲爺何不派遣李公公去辛苦一趟呀？

安祿山（白）好。宣李豬兒進宮！

輔理琳（白）領旨。（出介）萬歲有旨，李豬兒進宮呀！（武小生扮李豬兒）

李豬兒（內白）領旨。（上念）忽聽萬歲宣。上前問根源。（進介白）奴婢李豬兒見駕，我主萬歲。

安祿山（白）豬兒。這有聖旨一道，命你去往張垆府中，叫他獻出寧親公主。他若不遵，斬頭來見！（安下）

李豬兒（白）領旨。（出介）輔公公這兒來。

輔理琳（白）李公爺，什麼事情呀？

李豬兒（白）萬歲爺給那寧親公主有什麼難過的事情，纔生這麼大的氣呀？

輔理琳（白）李公爺，這一樁子事情你還不知道嗎？只因少王爺安慶宗在京招親的時

候，被唐明皇給殺死啦。如今晚萬歲爺要拿唐室宗親祭靈報仇呀。

李豬兒（白）既是爲了這個事情，乾脆的把寧親公主給提了來不就結了嗎？
輔瑤琳（白）只因駙馬張垺與萬歲爺交好甚厚，要給他留些體面。所以差您辛苦這一輪

啊。

李豬兒（白）這不定是那個嘎雜子琉璃球給張垺不合式，纔出的這個壞主意啊！

輔瑤琳（白）哽！這個……

李豬兒（白）輔公公，咱家說的不是你，你可不要多心啊！哈哈（笑下）

輔瑤琳（白）嘿，平白無故的挨了這通罵，這是那兒的事情？這一回要是把張垺給扳倒

啦。那怕大權不歸咱家執掌。正是：怕人不容我，非我不容人。（下）

第六場

〔寧親公主扮相〕鳳冠，穿蟒。

寧親公主（旦扮寧親公主，二宮女同上，寧唱西皮慢板）嘆唐室遭變亂京城不守。我父王

幸西川何日回頭。恨駙馬忘舊恩廉恥無有。降逆賊作僞官反顏事仇。奴也曾將

他勸良藥苦口。思想起家國恨無限深愁。（白）本宮寧親公主是也。配與駙馬張

垺爲偶。只因安賊造反，父王駕幸西川。可恨駙馬，不念唐室舊恩，竟迫降順

新朝。這樣無有君父綱常之人，真真羞與爲偶也。（唱搖板）昧大義壞綱常行同

禽獸。我與他做夫妻真含羞。

張 埴 (內白)走哇。(上唱搖板)凝碧池飲罷了太平御酒。回府去見公主細說從頭。(進介)

寧親公主 (白)駙馬回來了，請坐。

張 埴 (白)公主請坐。(坐介)呵哈哈……(笑介)

寧親公主 (白)駙馬回得府來，滿面帶笑，莫非有什麼喜事嗎？

張 埴 (白)公主。我升了右班丞相，你不該給我道喜嗎？

寧親公主 (白)那個與你升的什麼官啊？

張 埴 (白)大燕帝給我升的官，怎麼你還不相信嗎？

寧親公主 (白)依我看來，此事非但不足一喜；卻還可恥的很呢！(拂袖介)

張 埴 (白)你瞧，你還是這麼死心眼！那大燕皇帝令兒個都在凝碧池登基受賀啦，怎麼能說他不是個皇上啊？

寧親公主 (白)那安祿山乃是「草包」一樣的人兒，居然登基受賀。真是一樁新聞啊！

張 埴 (白)這不算是新聞。今天還有些你想不到的怪事，待我說給你聽聽。

寧親公主 (白)無非是些無恥的事兒，不聽也能。

張 埴 (白)哎，你聽着啊！先是梨園子弟黃縻綽一般壞東西，在大燕皇帝登殿的時

候，盡是拉些「十杯酒」啦「打牙牌」啦；各種粗俗不堪的小調子；誠心的踴躍去燕皇帝。好在他也聽不懂裏邊的意思，所以就糊糊過去啦。

寧親公主 (白) 那安祿山只好聽這些調調兒罷了。

張 垞 (白) 後來又叫他們奏那「霓裳羽衣曲」。他們推脫不肯，輔公公可就惱啦。立

時叫那些殿前武士們，把刀架在他們的脖子上頭，這些東西纔含着眼淚給唱了一段。你說這是賤骨頭不是？

寧親公主 (白) 看將起來，他們倒是些有良心的呢！

張 垞 (白) 你不知道。那雷海青比這一羣東西還賤骨頭呢！

寧親公主 (白) 那雷海青便怎麼樣呢？

(白) 那雷海青沾名釣譽，想要做個大唐的忠臣。雖然當殿痛哭，還將大燕皇帝和侍宴的文武官員，罵了一頓。你說可氣不可氣啊？

寧親公主 (白) 噫！梨園子弟之中，竟有這樣深明大義之人，真真是令人可敬！

張 垞 (白) 我們做大官的人，都不想去做忠臣義士，還輪得到小小樂工的頭上嗎？

寧親公主 (白) 噫！雷海青的行事，豈是你們做大官的人兒，做得出來的嗎？

寧親公主 (白) 但不知那雷海青是怎樣的發落呢？

張 垺 (白)他這樣子的大逆不道，只有馬上把他給宰啦，還有什麼說的吶！

寧親公主 (白)死得好！死得好！可嘆父王枉用高官厚祿，恩養滿朝文武。如今竟無一人像那雷海青，有此報國忠心，怎不令人感嘆吶！

張 垺 (白)哎！你別繞着灣罵人吶！你不知道，下邊還有更稀奇的事情吶！

寧親公主 (白)還有什麼事情，勝似那雷海青的忠義呢？

張 垺 (白)雷海青死後，大燕皇帝有點不高興。我就出個主意，要叫舞馬百獸，獻舞一回，誰知道這可就出了岔子啦！

寧親公主 (白)出了何事？

張 垺 (白)那些舞馬百獸舞罷之後，朝上一看，原來不是你家父王坐在上頭啦。牠們又不認識大燕皇帝，故而發怒咆哮，衝上殿去。把好好的一場太平筵席都給攪散啦。

寧親公主 (白)噫！竟有這等湊巧之事，但不知傷人無有？

張 垺 (白)還好，倒沒有傷着什麼人。不過是驚了一回大燕皇帝的聖駕罷啦。

寧親公主 (白)畜類猶有戀主之情，豈不差煞你們這些投降的官兒！

張 垺 (白)哎！這個……(作張口結舌狀介)

寧親公主 (白)咳！駙馬呀。(唱二六)駙馬做事太荒謬。背主求榮沒來由。雷海青罵賊真

少有。梨園子弟把美名留。還有舞馬與百獸。戀主情深你應知羞。勸你醒悟出京走，免得後來招禍尤。

張 垺 (白) 呸！(唱搖板) 賤人不必來多口。我甘願投降把爵祿求，你是個失位的公主落在我的手。再敢胡言你的命難留。(白) 還不與我滾下去！

寧親公主 (白) 呃呀……(唱搖板) 金玉良言他置腦後。苦口相勸他不回頭。(白) 咳！我好命苦……哇。(哭下)

張 垺 (白) 這個賤人，如此的無禮。氣死我也！

內 (白) 李公公到。

張 垺 (白) 有請。(吹打介，李豬兒捧旨上，垺出迎介，豬進介，家院贈上)

李豬兒 (白) 請過聖命！

張 垺 (白) 萬萬歲。(接旨介) 公公請坐。

李豬兒 (白) 張大人你也坐着吧！(坐介)

張 垺 (白) 告坐。(坐介)

李豬兒 (白) 我說張大人，咱家奉旨前來，有一樁事情要給您商量商量。

張 垺 (白) 公公有什麼事情，您只管吩咐吧。

李豬兒 (白) 只因少王爺安慶宗，當年在京裏頭招親的時候，正當萬歲爺起兵范陽，所

以讓唐明皇給殺死啦。萬歲爺想起此事，十分悲痛。如今晚要將京城裏頭的唐
宰宗親，一齊拿去開刀，好給少王爺祭靈報仇。

張 垺

(驚介白)噉！

李 豬 兒

(白)想你令正夫人——寧親公主，乃是唐明皇的親生女兒。萬歲爺特差咱家前
來傳旨，要把她給獻出來。張大人，大諒你不敢抗旨不交吧！

張 垺

(白)呵！李公公。下官早已的傾心歸順新朝啦，怎麼萬歲爺不給我留些體面，
把賤內給饒過啦呢？

李 豬 兒

(白)噉！這還是給你留面子呢。如其不然，早就派兵來拿人啦；還用得着咱家
來給你商量嗎？

張 垺

(白)噉呀呀！這樣的面子，下官真有點消受不起呀！

李 豬 兒

(白)你住啦吧！咱家是奉旨前來，只曉得公事公辦。你要是抗旨不交，咱家回
朝覆旨就得啦嗎，誰還給你囉嗦什麼呢。(作欲行介，垺急攔介)

張 垺

(白)公公不必着惱，請到書房裏頭坐一回。待下官去給賤內說一聲去。然後把
她獻出來，不就得啦嗎。

李 豬 兒

(白)張大人，咱家可是等着要活口呢！

張 垺

(白)好吧！家院！

家院 (白)有。

張垆 (白)帶着李公公去到書房待茶，請大老爺陪伴一會！

家院 (白)遵命。

李豬兒 (白)張大人！你可要快着點辦啊。

張垆 (白)是啦，是啦。公公請。(豬院同下)哎呀！想不到安祿山會這麼樣子，不講交情。這叫做「壓叭吃黃連」，我有苦說不出來。咳！這是那兒的事情啊！(搖頭嘆息下)

第七場

〔李氏扮相〕青褶子，外套坎夾，繫白綢條，戴銀泡子。

寧親公主 (上唱西皮搖板)駙馬執迷不回首。怎好與他到白頭。(白)且住。駙馬甘心附

逆，累勸不聽。不如想一脫身之計，逃出京城，追趕父王車駕，方爲上策。只是我乃女流之輩，無人伴送如何是好？(想介)有了。我看女僕李氏，忠誠可靠。不免將她喚將出來，商議此事。呵，李氏快來！(青衣扮李氏)

李氏 (內白)來了。(上念)棲身張府暫餬口，思想姣兒淚雙流。(進介)參見公主。(拜介)

寧親公主 (白)罷了！我來問你。自你進府以來，本宮待你如何？

李氏 (白)待小婦人恩重如山！

寧親公主 (白)如今本宮有件爲難之事，與你商議商議。

李氏 (白)公主有何爲難之事，只管請講。

寧親公主 (白)只因駙馬降順新朝，累勸不聽。本宮有心逃出京城，追趕父王車駕；怎奈無人伴送，不便上路。但不知你可願與我同行否？

李氏 (白)這個小婦人既蒙公主心腹相待，當得效勞。等候探明道路，再去登程，也就走了。

寧親公主 (白)咳！這樣禽獸的世界，還是早日走去的纔好！

張氏 (上唱搖板)只說新朝多恩厚。誰知平白起禍尤。(進介)

李氏 (白)參見駙馬。(拜介)

張氏 (白)你還叫我駙馬，只爲我是唐室的駙馬，纔惹出麻煩來啦。

寧親公主 (白)哼！你若嫌棄駙馬二字辱沒於你。何不用刀將我殺死，也好除去你心頭之恨。(拂袖介)

張氏 (白)你還跟我拌嘴呀？如今晚不用我來動手，另外有人要殺你。

寧親公主 (白)是那一個人？

張 珩

(白)就是大燕皇帝他要來殺你。

寧親公主

(白)那安祿山爲何要來殺我？

張 珩

只因少主爺安慶宗叫你爺爺給殺死啦。大燕皇帝記恨前仇，纔派李公公前來傳

旨要我把你獻出去。好給少主爺抵命。這不是你給我惹的麻煩嗎？

寧親公主

(聲介白)嗟！有這等事。

張 珩

(白)誰還哄你呀。……

寧親公主

(白)但不知驕馬可願將我獻出否？

張 珩

這是煌煌的聖命。我怎麼敢抗旨不交啊？

寧親公主

(作色介白)張珩呀，狠心的禽獸哇！想你甘心附逆，自招千載之罵名。那安祿

山還是這樣反臉無情，逼迫於你，你是悔也不悔。想我乃是堂堂的公主，豈能

受辱於安賊。不用你來將我獻出，待我碰死了罷！(碰介，珩李攔介)

張 珩

(白)呵，公主。李公公還在書房裏頭，等着要你的活口啊。你要是碰死啦，不

堪又要連累我嗎？

寧親公主

(白)喂呀……(哭介)

張 珩

(白)咳……

李 氏

(白)呵，驕馬。還是設法搭救公主的性命纔是。

張李

坤氏

(白)到了這個時候，她還有什麼活路可想呢？

豈不是好哇？

張

坤

(白)我給那李公公祇有一面的交情。連他的名字都知不大清楚。好像是叫什麼李——珠兒？

張李

坤氏

(白)噫！李——豬兒？

(白)不錯，是叫李豬兒。我給他交淺不可言深。說不上話，也是枉然呵？

張李

坤氏

(想介白)呵，駙馬。那李豬兒是那裏人氏？

張李

坤

(白)聽輔公公說他是長安人氏。

張李

坤氏

(白)噫！長安人氏。

張李

坤

(白)不錯，就是本城人。

張李

坤氏

(又想介白)但不知他有多大年紀？

張李

坤

(白)祇有二十上下的歲數。

張李

坤氏

(白)二十上下。但不知他在那安祿山面前是什等樣人？

張李

坤

(白)他是大燕皇帝打范陽帶來的貼身內侍。在宮裏頭可紅得很呢！(以提指示意介)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李

張

李

氏

坤

氏

坤

氏

坤

氏

坤

氏

(白)如此說來，那李豬兒好像是我的兒子呵？

(白)哎！你別胡說八道啦。那李公公乃是大燕皇帝的心腹人，你怎麼會有這麼闊的兒子啊？

哼！非但那李豬兒是我的兒子，就是那安祿山，他——還是我的舊相識呢。

(羞介)

呵！噫噫！越說你越往上桿爬啦。你一個當下人的，怎麼會給大燕皇帝是舊相識呢？你說給我聽一聽。

(白)這個——不說也罷。

(白)你說你的，這邊有什麼難為情的啊？

(作色介白)提起此事，令人可恨！(拂袖介)

(白)快點說吧，幹嗎這樣裝腔做勢的啊。

(白)駙馬有所不知。自我丈夫死後，我與豬兒母子無依無靠，曾在安祿山府中傭工度日。那安祿山乃是酒色之徒。不該施用強暴，將我的名節毀壞。纔將豬兒收在身旁，又將他帶往范陽任所。是我不甘受其輕賤，方纔投到府中以為女僕。我今忍辱偷生，不過是為豬兒一人而已。駙馬快些將他喚來，我母子也好相見啊。

張 均 (白) 噫！還有這麼一段秘密呢。假若那李公公不是你的兒子，可就沒有辦法可想啦。

李 氏 (白) 縱然不是我的兒子，也好向他打探豬兒的下落。駙馬請去問來。

張 均 (白) 好，我給你問問去。(作欲出介，緊急風豬均同上介，進介，豬怒視介，均退介，李凝視介)

李 豬兒 (白) 張大人，咱家在書房裏頭，等啦你怎麼半天，早有點不耐煩啦。你快帶話把人給交出來，咱家也好進宮覆旨呀！

張 均 (白) 呵……(望李介)

李 氏 (白) 你：你不是豬兒嗎？

李 豬兒 (白) 呵？誰敢叫咱家的名字呵？(望介)

李 氏 (白) 爲娘在此。(豬望介)

李 豬兒 (白) 哎呀！這不是母親嗎？你可把孩兒我給想壞哩！(跪介，均均同拜介)

李 氏 (白) 我兒起來！(豬起介)

李 豬兒 (白) 您這些年在那兒安身啊？

李 氏 (白) 自從我兒出京之後，爲娘就在駙馬府中存身。

李 豬兒 (白) 吽！我的張大人。你怎麼早點不說話啊。

張 珪 (白)下官也是剛纔知道的。

李 氏 (白)兒啊！你的來意。爲娘一一盡知。想爲娘進府以來，多蒙公主十分恩待。如今遇此殺身大禍，我兒須要搭救於她的纔是。

李 豬兒 (白)這個事情啊，只怕非您進宮講情不可。

李 氏 (白)我已拿定主意，不願再與那安祿山相見。怎好進宮講情呢？

李 豬兒 (白)萬歲爺還時常的惦記着您啊。你要是到宮裏頭去，他老人家一喜歡，這個人情，準能講得下來。

李 氏 (白)只怕進宮之後，爲娘永無脫身之日了！

李 豬兒 (白)那有什麼啊。您在宮裏頭，咱們倆，能夠長在一塊。孩兒我也可以盡盡孝道哇。

李 氏 (白)這個……

寧親公主 (白)李氏，我今危在旦夕。你若見死不救，我命休矣呀……(哭介)

李 氏 (白)呀！(唱流水)見此情不由我雙眉愁縷。賢公主真到了性命關頭。我若是爲救她投入虎口，想往事倒叫我怨恨不休。我若是狠心腸見死不救。辜負了賢公主降志相求。前也思後又想無路可走。

寧親公主 (白)呃呀！

李氏 (白)罷！(唱搖板)爲公主赴湯火無有怨尤。(叫頭)公主呵！事到如今，我情願前去進宮講情。那怕身入虎口永無出頭之日。爲了救你性命，我是萬死不辭。

寧親公主 (白)李氏請上，受我一拜。(均同拜介)

李氏 (白)豈不折煞小婦人了！(接介)兒呀！要救公主，事不宜遲，你我快些走吧！(出介，寧隨出介)

寧親公主 (白)李氏。

李氏 (白)公主。(互泣介)罷！(下，豬同下，均同寧分下)

第八場

〔安祿山扮相〕黃帔。

〔段妃扮相〕旗裝。

〔安慶恩扮相〕都子頭，紅龍箭，繫大帶。

〔二內侍安攜花旦扮段妃上〕

安祿山 (唱西皮原板)到京城登寶殿心中歡暢。

段妃 (接唱)番邦女今日裏也作娘娘。

安祿山 (接唱) 但願得滅唐室帝位安享。

段妃 (接唱) 慶恩兒作太子心願方償。

安祿山 (接唱) 內侍們擺御宴瓊漿獻上。(進介，坐介)

段妃 (唱搖板) 向君王作狐媚假帶愁腸。(白) 咳！

安祿山 (白) 妃子爲何面帶愁腸？

段妃 (白) 妾妃有心事在懷，不敢言講。

安祿山 (白) 想你方是孤家的心愛妃子，心中還有什麼憂愁之事？

段妃 (白) 妾以蒲柳之姿，多蒙萬歲十分寵愛。只是萬歲春秋日高。日後皇位，屬於

大將軍慶緒執掌。妾與慶恩孩兒，都要落在他的手心裏頭啦。那可怎麼好

哇？

安祿山 (白) 來日之事，妃子何必過於憂慮。

段妃 (白) 如今晚趁着萬歲在位的時候，何不早早的替我母子倆拿個注意，也免得後

來受人家的欺負呵。

安祿山 (白) 待孤囑咐我兒慶緒，日後多多照看你母子二人，也就是了。

段妃 (白) 這個還不是根本的辦法。請問萬歲爺喜歡不喜歡慶恩那孩子吶？

安祿山 (白) 慶恩孩兒，聰明伶俐，孤家甚是疼愛於他。

段 妃

(白)萬歲既然疼愛慶恩這個孩子，乾脆的把他立爲東宮太子，這樣算是根本的辦法啊。

安祿山

(白)這個：

段 妃

(白)萬歲難道說你不樂意嗎？

安祿山

(白)妃子有所不知。如今兵權盡歸慶緒一人執掌。若是慶緒長立朝，他是必不甘心。倘生內變，如何是好？

段 妃

(白)哎呀！您是當今的萬歲，慶緒慶恩都是您的兒子，誰還敢不聽您的吩咐嗎？得啦吧，您別再假意推脫啦。

安祿山

(白)哎！此乃國家大事，必須慎重一二哩。

段 妃

(白)看將起來，您還不是真心的疼愛我們娘兒倆。倒不如早着點把我母子給除去啦，也免得日後受人家的欺負。嗚呀……(哭介)

安祿山

(白)妃子不必如此，孤家見機行事，也就是了。

段 妃

(白)那就要仰仗萬歲您的恩典啦！

安慶恩

(娃娃生扮內唱西皮倒板)宮中玩耍喜洋洋。(上唱搖板)這樣的美景非尋常。遊罷歸來心歡暢。(進介)見了父王問安。 (白)參見父王皇娘。(拜介)

安祿山

(白)皇兒去往那裏去了？

安慶恩 (白) 孩兒跟着那些宮娥綵女們，去到後宮遊玩去啦。哎呀，這個地方可真好玩。

安祿山 (白) 此乃皇宮內院，自然是美景非常。

安慶恩 (白) 父王，這皇宮內院，從前是誰住的呀？

安祿山 (白) 唐朝天子，昔日在此居住。

安慶恩 (白) 這麼好的房子，他怎麼捨得搬走讓給咱們住啦呀？

安祿山 (白) 那裏是他讓給孤家，乃是孤家將他趕走的呢。

安慶恩 (白) 噫！原來是父王你把他打跑啦的哪！

安祿山 (白) 不錯，是孤將他打跑了的。

安慶恩 (想介白) 父王。剛纔那些宮娥們都說您到這宮裏頭來過，他們還都認識您呢。

安祿山 (白) 此乃孤家舊遊之地，故而他們認識孤家。

安慶恩 (白) 聽說那個時候，您見了唐朝天子，還要爬在地上磕頭呀。

安祿山 (白) 此事卻是有的。

安慶恩 (白) 那些宮娥們，還說了您的一段笑話呀。

安祿山 (白) 他們講些什麼？

安慶恩 (白) 她們看見您嚼嚼嚙嚙的大肚子，給您起個渾號。叫什麼——「草包」？

安祿山 (白)嘿!

安慶恩 (白)我也不知道「草包」是怎麼個意思，反正不大好聽就得啦!

安祿山 (白)這些宮娥們，真是多口。

安慶恩 (白)父王您別生氣，讓我把這個笑話說給您聽聽。

段妃 (白)孩子，你只管說吧。你父王不會生氣的。

安慶恩 (白)她們告訴我說，從前有位貴妃娘娘喜歡您。有一天她用綉花的衣裳把您

給包起來，裝做剛下生的小孩子，擺在大盆裏洗澡。等一回唐朝天子來啦，您就裝做呵……呵……(捏鼻做小孩哭介)小孩啼哭的樣子。把那位皇上惹得是哈哈大笑。還賞給您好些的洗兒錢。您就趕緊的爬在地上，叫他一爸爸，給他

磕頭謝賞。哎!父王。有沒有這麼回事啊?

安祿山 (白)這個……都是有的。

安慶恩 (白)大概是因為這個原故，她們纔叫您「草包」的吧?

段妃 (白)原來萬歲還有這麼一段洗兒佳話啊!

安祿山 (白)小孩子家，以後不許再提此事!

段妃 (白)孩子，別害怕!你還聽見什麼來着?

安慶恩 (白)別的沒有聽見什麼。我不明白，既然唐朝天子待父王這麼好法，怎麼好意

思把他給趕跑啦呢？

安祿山

（白）孤家將他趕走，也好自立爲王。

安慶恩

（白）那麼他要翻過來再，把父王給趕跑啦，你不是還得讓給人家嗎？

安祿山

（白）既然將他趕走，焉有放他回來的道理。

安慶恩

（白）這可沒有準。那些宮娥們都說唐朝有個元帥，叫什麼——郭——子儀，十分的利害。早晚要來興兵報仇。父王您可得小心點，別讓他給揍跑啦！

安祿山

（白）小小年紀，曉得什麼國家大事。

段妃

（白）萬歲。您看慶恩這孩子，小小的年紀都知道留心國家大事。將來長大啦，一定能替您保守江山社稷，真是個有出息的孩子。

安祿山

（白）妃子講得不差。此子倒像是個有出息的呢。

段妃

（白）那麼着，萬歲把他立爲太子，不就更有出息啦嗎？

安祿山

（白）這個……

段妃

（白）孩子，你家父王要立你爲太子啦，快點磕頭謝恩啦。

安慶恩

（白）什麼叫做太子呀？

段妃

（白）太子就是候補的皇帝。將來也要像你父王一個樣的坐朝爲王啊。

安慶恩

（白）我不願意做皇帝。您看唐朝天子不是叫父王給趕跑跑啦嗎？恐怕我家父王，

將來也有叫人家趕跑的一天。我不去找這個麻煩。

(白)你怎麼不願意做皇帝呀？你大哥還想不到手啊。

(白)我大哥要做皇帝，讓給他就得啦嗎。再說他是哥哥，我是兄弟，要做皇帝，也輪不到我的頭上呵。

(白)因為輪不到你的頭上，我纔在你父王跟前，替你運動啊。

(白)別急別急。我要是做了皇帝，把我大哥往那兒擺呀？您別惹他不高興啦。

(白)哎呀，你這孩子真沒出息！

(笑介白)哈哈！到底是皇兒明白道理。不要聽信你母之言，傷了弟兄們的和氣！

安慶恩 (白)是啦。

李豬兒 (內白)走呵。(上進介)參見萬歲娘娘。

安祿山 (白)豬兒回來了。

李豬兒 (白)回來啦。

安祿山 (白)那張珩可會將寧親公主，獻將出來？

李豬兒 (白)那張珩倒是沒敢抗旨不交。不過他託了一個人，前來講情。萬歲爺可容她相見嗎？

安祿山（白）那個大胆，前來講情？

李豬兒（白）就是奴婢的母親。

安祿山（白）怎麼，你那母親竟然找到了嗎？

李豬兒（白）託賴萬歲爺的洪福，已然找到啦。

安祿山（白）這幾載她在那裏安身？

李豬兒（白）就在張垆府中安身。今兒個奴婢奉旨前往，纔得相見。

安祿山（白）你母親現在何處？

李豬兒（白）現在宮外候旨呢。

安祿山（白）快快宣她進宮！

李豬兒（白）領旨。（出介）有請母親。

李氏（內白）來了。（上唱二六）爲救公主進宮往。思前想後意徬徨。此去無異投羅網。弱質怎能拒強梁。罷罷罷，看公主的情分上……（進介唱搖板）含羞帶怯跪

一旁。（跪介白）參見萬歲。

安祿山（白）快些起來！

李氏（白）多謝萬歲。（起介，段看介，作神介）

安祿山（白）李氏，快去參見段娘娘！

李氏（白）參見娘娘（跪介）

段妃（白）起來吧！

李氏（白）謝娘娘。（起介）

段妃（白）呦，我說萬歲。這就是豬兒的母親嗎？

安祿山（白）正是。

段妃（白）長的可真不錯呵。正所謂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啊！

安祿山（白）哦，她這裏比得妃子的美貌哇。哈哈（笑介）

段妃（白）萬歲，你過去認識她嗎？

安祿山（白）我們乃是舊日相好，焉有不認識的道理。

段妃（白）在那兒認識的呢？

安祿山（白）昔年孤家在京爲官，她母子二人就在府中服侍孤家。

段妃（白）那麼一說，你們倆可以算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啦嗎。（李羞介）

安祿山（白）倒也比得。妃子往後還要多多照應於她。

段妃（白）哼！她是萬歲的舊相知，怎麼敢把她給錯待啦。啊。（氣介，李嘆息介）

安祿山（白）呵，李氏。適纔豬兒言道：你今進宮要與寧親公主講情。可是有的？

李氏（白）啓稟萬歲。想那張垺現在萬歲駕前爲官，十分恭順。萬歲何不與他留些體

前，放過他的妻子呢。

安祿山

(白)李氏那裏知道。只因我兒慶宗，被那唐明皇殺害。如今孤家要將唐室宗親一齊斬首，嫁與我兒報仇。

李氏

(白)既有唐室宗親，抵償報仇，也就夠了。望求萬歲將寧親公主饒恕了吧。

安祿山

(白)你為何苦苦與她講情？

李氏

(白)這幾載多蒙寧親公主收容於我，十分恩待。故而冒犯天顏與她講情。

安祿山

(白)這有何難。從今以後，你若留在宮中服侍孤家，孤就準下你的人情。

李氏

(白)這個……

段妃

(向李介白)你看萬歲多麼有情有義呵！你還好意思說上個不字嗎？(氣介)

李氏

(白)咳！只要萬歲饒過寧親公主，我就留在宮中，有何不可。

段妃

(白)哎！你別這麼半推半就的啦。快點上前謝恩去吧。

李氏

(白)多謝萬歲。(跪介)

安祿山

(笑介白)起來起來！(李起介)豬兒過來！

李豬兒

(白)奴婢在。

安祿山

(白)命你去對張珣言講，就說孤家赦了寧親公主，叫他安心做官便了？

李豬兒

(白)領旨。(作欲出介)

安祿山（白）轉來。（豬回介）命你曉諭滿朝文武，限定三日之內，隨同孤家去往東京供職。那個不去，即便殺之！

李豬兒（白）領旨。（下）

段妃（白）萬歲爲什麼要回東京去吶？

安祿山（白）妃子有所不知。想這京城乃是僥倖到手，難保久遠。不如遷往東京居住。縱然唐室人馬反攻過來，也好渡河北去，早作退身之計。

段妃（白）那麼京城交給誰把守吶。

安祿山（白）就命孫孝哲在此防守，料無足慮。

安慶恩（白）怎麼樣，我說父王怕叫郭子儀給揍跑啦不是？

安祿山（白）小孩子家休得多口！（恩擦嘴生氣介）妃子，快隨孤家去到後宮，查點珠寶玉器，準備帶回東京便了。（唱搖板）雖然京城歸孤掌。只怕難以保久長。細載

珠寶東京往。（段恩同下）

李氏（接唱）自投羅網伴虎狼。（下）

第九場

〔撲固懷恩扮相〕勾破臉，繫紫靠，帶黑滿。

〔李嗣業扮相〕勾紅三塊瓦，紫黃靠，帶白滿。

〔李栖筠扮相〕俊臉，紫綠靠，帶黑三。

〔白孝德扮相〕俊臉，紫紅靠。

〔燕護扮相〕俊臉，紫湖色靠，狐狸尾，翎子。

〔哈拉西扮相〕元寶臉，紫藍靠，狐狸尾，翎子。

〔郭子儀扮相〕夫子盔，紫白靠，披白蟒，黑三。

〔武淨扮僕固懷恩及李嗣業，武老生扮李栖筠，小生扮白孝德分上起場〕

僕固懷恩（白）堂堂鼓正正旗。

李嗣業（白）勤王報國建功績。

李栖筠（白）大舉反攻收失地。

白孝德（白）掃蕩胡虜美名題。

將（白）俺。

僕固懷恩（白）僕固懷恩。

李嗣業（白）李嗣業。

李栖筠（白）李栖筠。

白孝德（白）白孝德。

僕固懷恩 (白)衆位將軍請了。

衆 (白)請了。

僕固懷恩 (白)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請。

(吹打，四壯士四上手四龍套中軍抱令旗，引生扮郭子儀上)

郭子儀 (點絳脣)四海鼎沸，胡虜起。主正義，興唐攘夷。反攻趁時機。(進帳介)……

衆 (同白)參見元帥。

郭子儀 (白)衆位將軍少禮，站立兩廂！

衆 (同白)呵。

郭子儀 (念詩)堪笑胡虜不量力。妄弄干戈動兵機。奉命反攻主大計。掃蕩烟塵扶帝

基。(白)本帥，郭子儀。唐室駕前爲臣。可恨安祿山與兵造反，竊據兩京。是

俺帶兵入衛，來到靈武。聖上拜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主持反攻大計。且喜各路

勤王人馬，已然到齊，正好出兵。來！有請回紇吐蕃兩國主將進帳！

中軍 (白)元帥有令，有請回紇吐蕃兩國主將進帳！(武生扮葉護，武淨扮哈拉西同上)

葉護 (內白)來也。(上介)報回紇國懷仁可汗駕前葉護。

哈拉西 (白)吐蕃國大將哈拉西。

葉哈 (同白)告進(進介)參見元帥。

郭子儀（白）二位將軍少禮。

衆 哈（同白）謝元帥。

郭子儀（白）我朝不幸，安賊作亂。多蒙貴邦借兵相助，盛意可感！

葉 哈（同白）敝國略效犬馬之勞，怎當元帥誇獎。

郭子儀（白）成功之後，我主必當重謝。呵，衆位將軍！

衆（同白）元帥。

郭子儀（白）此番出師反攻，非同小可！國家興亡，在此一舉。爾等久已枕戈待命，須要奮勇當先，殺敵報國，方纔不負聖上與萬民之殷望。本帥有言，爾等聽了：（唱流水）此番出兵關係重。須要努力去反攻。收復失地唐室整。掃蕩胡虜慰聖躬，我主自有爵祿贈。分功行賞享榮封。

衆（同白）元帥。

僕固懷恩（唱搖板）元帥不必來叮嚀。

李嗣業（接唱）報國當要盡忠誠。

李栖筠（接唱）此番反攻齊奮勇。

白孝德（接唱）那怕敵寇不掃平。

郭子儀（白）好哇。（接唱）將士踴躍軍威盛。壯志凌雲殺氣騰。哀兵從來必致勝。（白）

安祿山吶，賊子！管叫你片甲無還也。（接唱）殄滅胡虜方回程。（白）衆將官！

（同白）有。

衆
郭子儀

（白）反攻去者！

衆

（同白）呵。（唱）牌子儀衆同上馬下）

第十場

（四番將四下手四龍套引孫孝哲上）

孫孝哲

（白）某，孫孝哲。自從大燕皇帝，駕轉東京，命某鎮守京城。聞郭子儀率領

人馬，大舉反攻。只得去到京西一帶，親自禦敵。咳！眼看大燕江山，到了他娘的末日了。番兒們！布防去者！（同下）

第十一場

（郭原人牌子上）

郭子儀

（白）前道爲何不行？

衆

（同白）來到武功地面。

郭子儀

（白）人馬列開。（郭歸中場介）衆位將軍。

衆 (同白) 元帥。

郭子儀 (白) 如今已離京城不遠。本帥有意，選派兵士，混入城去，作一內應。但不知何人願往行事？

四壯士 (同白) 我等俱是京師人氏，情願討令前往。

郭子儀 (白) 眞乃愛國志士也！(取榜文介) 榜文交付爾等，前去張貼。須要小心！

四壯士 (同白) 遵命。(接榜文下)

郭子儀 (白) 衆將官，迎敵者！(脫蟒持槍介，孫原人自下場門上架住) 來將通名。

孫孝哲 (白) 輔國將軍孫孝哲是也。

郭子儀 (白) 孫孝哲。本帥今日出師反攻，定要掃滅爾等。休走看槍。

孫孝哲 (白) 殺！(開打雙下，僕等上打四番將下，四上手上打四下手下，郭孫上開打，孫敗下)

郭子儀 (白) 追！(僕等上追下，郭要下場花追下)

第十二場

(二卒門官甲乙緊急風同上，把守城門介)

門官甲 (白) 兵士們啊，小心點盤查行人呵！(四壯士外罩道袍各藏短器上，作欲進

介)你們是幹什麼的？

壯士甲(白)我們乃是鄉間的百姓，進城探望親眷去的。

門官甲(白)這幾天軍務緊急。孫將軍有令，不許閒雜人等進城。你給我躲開這兒吧！

壯士甲(白)我等俱是安善良民，請放我們進去吧！

門官甲(白)要是進城，得讓我檢查檢查。

壯士甲(白)怎麼又來管我們的閒事？(作欲動武介，門官乙拉門官甲介)

門官乙(暗白)伙計，怎麼這些人好眼熟啊？好像是從前逃出京城，去往郭元帥帳下投軍去的一般人吧？

門官甲(看介白)不錯，正是那羣小伙子。

門官乙(白)咱們放是不放啊？

門官甲(白)如今晚的局勢又給從前不同啦。聽說郭元帥反攻得勝，快到京城啦。咱們何妨給他們個方便，將來也好有個照應啊。

門官乙(白)，你真會見風轉舵啊！

門官甲(白)你們這些人，先上這兒來，讓我檢查檢查有夾帶沒有。

壯士甲(白)好，你且看來。(四壯士走近門官甲介，一壯士出刀暗示介，另三壯士向門官甲手中塞銀子介，門官甲擺手不敢接介)我們就是這兩樣物件，你看清楚

了無有？

門官甲

(點頭會意) 看清楚啦，你們進城去吧。(四壯士含笑致謝進城介下) 伙計，果然是那羣小伙子，身上還都帶着傢伙呢。八成是進城埋伏去啦。

門官乙

(白) 還是放他們進城的好。咱們也該拍拍良心，替國家辦點事啦。

門官甲

(白) 好，就這麼辦。(內起鼓介) 哎呀，這是怎麼回事！(緊急風孫原人上，敗進城介，門官甲乙急閉城介下，郭原人追上)

郭子儀

(白) 衆將官，團團圍住了！(三笑下)

第十三場

(內起鼓介，四壯士上張榜文介，四民衆上看介，耳語鼓掌介，撕去衣上「順民」二字同放火介，緊急風孫上與四壯士開打介，民衆散下，四壯士敗下，孫追下，門官甲乙上望介，開城介，僕嗣葉哈四上手同上進城介，門官甲乙隨下，四壯士敗上，孫原人追上，僕原人接打，殺孫及四番將介，四民衆各持棍棒上介)

僕固懷恩 (白) 衆將官，掌起號來！(下)

第十四場

(男女老幼捧香盤同上)

敬謝復爾爾京

衆

（同唱吹腔）都只爲安賊來造反。害得萬民受倒懸。郭元帥與兵將賊趕。收復京城重見青天。

一老者

（白）列位請了。我等困居京城，受盡番賊的蹂躪。幸喜郭元帥統領大兵，收復京城，纔得重見天日。如今郭元帥進城安民，大家出城迎接便了。（接唱）這纔是大唐國運轉。男女老幼笑語歡。頭頂着香盤鮮花獻。迎接元帥在道邊。

郭子儀

（內唱西皮倒板）一戰成功寒賊胆。（四龍套）（郭上笑介）哈哈……（唱原板）收復都城喜心間。萬民重把天日見。敵氛收斂狼狽還。整隊進城莫遲慢。（衆跪介）扶老攜幼笑聲歡。頭頂香盤鮮花獻。迎接本帥遮馬前。忙下坐騎用手攬。（下馬介）接唱搖板（勞動父老心不安。（白）諸位父老兄弟，本帥有何德能，敢勞列位跪接馬前。快快請起。（攙介）

一老者

（白）我等受盡番賊之折磨。多蒙元帥將賊趕走，纔得重見天日，怎不叫人感激泣下呀。（拭淚介）

郭子儀

（白）列位父老，如此盛情，令人感奮難忘。就請各自回去。本帥要進城料理大事去了。

一老者

（白）咳！不想今日重見官軍，真乃萬民之幸也。（下）

郭子儀

（白）衆將官，整隊進城！（衆應介，吹打進城圓場下馬，進介）

僕 葉 嗣 (同上白) 參見元帥。

郭子儀 (白) 罷了。城內賊兵肅清無有？

僕固懷恩 (白) 賊兵齊向東京而逃，京城已然肅清了。

郭子儀 (白) 一般降賊的犯官，可曾拿到？

僕固懷恩 (白) 他們隨定安賊去往東京供職去了。

郭子儀 (白) 爾等速領本部人馬，進取東京。本帥安民之後，即便帶兵接應。快快上馬去！

僕 葉 嗣 (白) 得令。(上馬下)

郭子儀 (白) 咳！京城雖然收復，只是天子暫居靈武。上皇遠在西蜀。官吏散處田野。庶民未歸鄉里。這些大事，還要我郭子儀安排一番。前後左右四營將士(衆允

介) 聽本帥令下。(唱搖板) 修陵廟補宮闕休要怠慢。(衆應) 出榜文招庶民復業歸田。(衆應) 限百官三日內軍前來參贊。(衆應) 奉表文請聖駕早回鑾。(衆應) 歇兵馬三日後再去交戰。收東京竟全功掃蕩腥膻。(下)

第十五場

〔李氏扮相〕穿帔，繫絲絛。

李

氏

〔上唱二簧慢板〕爲公主進宮廷將事做錯。好一似入籠鳥自投網羅。遭輕賤也是我自招其過。含羞恨伺色笑徒喚奈何。〔白〕咳！只爲救公主才進入宮廷。那安祿山既不放我出去，不時還來糾纏於我，令人煩惱。我今忍辱偷生，也是無可奈何而已。偏偏我那豬兒懦弱無剛，反來勸我交好於安祿山，作爲母子終身之靠。這樣不堪入耳之言，叫我好不痛心也！〔唱快三眼〕我的兒少剛強生性柔懦。反勸我與安賊曲意調和。似這等喪名節廉恥撕破。思想起痛心事淚淚如梭。〔白〕想那安祿山，擾亂唐室，罪惡滔天。不如勸導我兒，將他殺死，也好爲國報仇。如其不然，我母子二人，也應該遠走避禍，免得日後受其牽連，悔之無及矣！〔接唱原板〕安祿山亂唐室作惡太過，倒不如勸我兒將他頭割。若不然也應該遠走避禍，也免得後來受他牽連，捲入漩渦，落法網難把身脫。心中事亂如麻難安坐臥。〔進介〕等候了豬兒到再作定奪。

李豬兒

〔內唱二簧倒板〕在宮廷承萬歲恩厚待我。〔上唱搖板〕享榮華與富貴身穿紫羅。母子們多幸運有此結果。〔進介〕見娘親問安，把頭來跪。〔跪介白〕孩兒叩見母親。

李氏

〔白〕罷了。我兒一旁坐下。

李豬兒（起介白）孩兒告坐。（坐介）

李氏（白）咳由。

李豬兒（白）我說母親，自從您來到宮裏頭，萬歲爺待您可是真不錯呀。如今晚咱們是不愁吃，不愁穿的啦。您老是這麼咳嗽氣喘的，這是什麼原故呀？

李氏（白）是呵。爲娘在此宮中，不清不白，算是什麼樣人？叫爲娘怎不愁悶病呢？

李豬兒（白）你只要享受榮華富貴就得啦嗎，還管他什麼身分不身分啊。

李氏（白）只是難免他人背地談論，叫爲娘怎樣的忍受啊？

李豬兒（白）難道說還要萬歲爺封您一宮，您纔心滿意足嗎？哎喲，您這個歲數大可以不必啦吧！

李氏（氣介）嘿！這是什麼講話。

李豬兒（白）那麼您到底爲的什麼，老是愁眉不展的呀？

李氏（白）爲娘不說，諒你也是不得明白。待我與你實說了吧。

李豬兒（白）對啦。您給我說明白吧。

李氏（白）我來問你，我與那安祿山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呢？

李豬兒（白）這是一本糊塗帳，您何必這麼認真呢。如今晚像您這樣的事情，可落着呢！

李氏（白）話雖如此，爲娘卻知愛惜廉恥，不甘受人輕賤。（拂袖介）

李豬兒（白）得啦吧。您結交個萬歲爺還不知足呀？別人還巴結不上求之而不得呀。

李氏（背弓白）且住。看這個奴才還是如此的無有志氣，待我開導於他。（向豬介）

啊，兒呀。爲娘有一事不明，說與我兒聽上一聽。

李豬兒（白）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您只管說吧。

李氏（白）想我母子，如今有了這樣的依靠，倒也不去管他。

李豬兒（白）您馬糊一點就完了嗎。

李氏（白）但不知爲娘百年之後，是葬在他安家的林內，還是埋在我們李家的墳塋呢？

李豬兒（白）這個……咱們娘兒倆，不過是暫時圖個眼前的快活；將來還是要回到李家去養老送終呀。

李氏（白）既是要到李家養老送終，少不得要與我兒早早娶上一房妻室，也好接續李氏的後代香烟呀。

李豬兒（白）這娶媳婦的事兒，孩兒這一輩子是辦不到啦？

李氏（白）啊？此乃我兒終身大事，爲何推脫起來了？

李豬兒（白）媽呀！孩兒我不是做了內侍啦嗎？

李 氏 (白) 哎，此乃是我兒隱身之策，何必瞞哄爲娘呢？

李 豬 兒 (白) 我真是做了內侍啦嗎。給輔公公他們是一個樣子啦。

李 氏 (作色介白) 噉！我兒果真的成了內侍了嗎？

李 豬 兒 (白) 正是。

李 氏 (白) 你……你這個奴才爲何甘心做了內侍，還不快對爲娘說明此事。

李 豬 兒 (白) 誰願意這麼辦吶？可是受了人家的暗算，也是沒有法子呵！

李 氏 (白) 我兒受了他人的暗算，快快講來。

李 豬 兒 (白) 母親有所不知。自從那年跟隨萬歲爺回到范陽。他那府中，姬妾成羣。

怕我做出醜事，故而將我灌醉，施用宮刑，纔做了他一名貼身的內侍。媽呀，生米已經成了熟飯啦，生氣不也是枉然啦嗎？

李 氏 (白) 如此說來我兒是被那安祿山暗算的嗎？

李 豬 兒 (白) 我是上了他的當哩。

李 氏 (叫頭) 安祿山吶，好賊子！想你非但橫行強暴，毀壞我的貞節。還將我兒施用宮刑，絕了我李氏後代香烟。你將我母子害得好不狠毒也！

李 豬 兒 (白) 母親，事到如今，你咒罵萬歲爺不也是無益啦不是？好在咱們娘兒倆受了那樣的苦處，纔換來如此的富貴。看在眼前快樂的分上，不也就消了氣夠了本

啦嗎？

李 氏

（怒介白）我兒此言差矣！（豬肅立介）爲娘失身於安賊，實實愧對你那死去之父。如今忍辱偷生，不過是盼望我兒，早早娶妻生子，接續李氏香烟，也好了卻爲娘一樁心願。不想今日，方纔知道我兒受了安賊的暗算。可嘆李氏一脈由此斷絕。我還有何生趣活在世上呵……（哭介，豬亦哭介）兒呵！你豈不知腐髮身體受之父母是不可損傷。我兒縱有無窮的富貴，也難抵過這樣的殘害。可恨你這蠢子，不知報此冤仇。反來勸說爲娘，與賊交好。似你這樣懦弱無剛不知羞恥的奴才，真乃李氏門中不孝之子。好不氣……氣死我也（氣椅介）

李 豬 兒

（白）母親醒來。

李 氏

（唱二簧倒板）恨豬兒少剛強氣壞於我。（叫頭）豬兒。

李 豬 兒

（白）母親。

李 氏

（白）蠢子。

李 豬 兒

（白）老娘。

李 氏

（白）咳！不孝的奴才呀……（唱搖板）實可恨安祿山做事毒惡。賊害我母子們如此結果。你反勸我忍辱投靠他生活。李門中何須有你這逆子一個，（叫頭）呃呀奴才呀……

李豬兒（白）母親啊。（接唱）聽娘言不由我恨上心窩。望母親恕孩兒不孝罪過。兒願殺那安祿山絕不推脫。（叫頭）母親呀。如今孩兒如夢初醒。情願殺……

李氏（白）禁聲！（同出兩望介）兒呀，殺什麼？

李豬兒（白）殺死那安祿山，也好報仇雪恨。

李氏（白）我兒有此決心？

李豬兒（白）有此決心。

李氏（白）想那鞏親公主也曾開導爲娘。說道安賊興兵造反，殘害黎民，人人得而誅之。我兒若是尋個機會，將他殺死。不但報卻你母子之冤仇，也爲唐室除一大害。我兒你要小心的纔是。

李豬兒（白）孩兒謹遵母親的教訓，決不有誤大事。（想介）哎呀！只顧咱們娘兒倆說話。那安祿山還叫我來傳你陪他去飲酒啊。母親你去是不去呵？

李氏（白）咳！爲娘本當不去陪伴安賊飲酒。如今我兒既已立志報仇，爲娘正好借此機會，用酒將他灌醉，我兒也好於中行事。

李豬兒（白）這麼說，咱們娘兒倆快點走吧。

李氏（白）走。

李豬兒（白）走。

李氏（白）走。（問下）

第十六場

〔安慶緒扮相〕勾破臉，紫金冠，翎尾，紅蟒。

（副淨扮安慶緒上）

安慶緒（念詩）只爲爭儲事。晝夜費心機。（坐介白）小王安慶緒。只因父王久有廢長立幼之意。小王心中，甚是不安。聞得郭子儀帶領人馬，大舉反攻。眼見父王江山，不得久長。小王我這帝位，越發的無有指望了。我不免趁此機會，面見父王，勸他讓位。他若執迷不悟；那怕落個弑父之名，也要坐他幾天的寶殿，方趁我之心願。我就是這個主意。正是：心辣手段狠，方成九五尊。（圓場介）有請父王。（二內侍扶安上，坐介）

安祿山（白）皇兒何事？

安慶緒（白）啓稟父王。如今父王久已立帝登基。只是兒臣這東宮太子，尚未昭告天下。還請父王早日頒詔的纔是。

安祿山（白）孤家正在盛年。此等小事，等待一時，又有何妨呢？

安慶緒（白）父王屢次推脫不允，莫非有立慶恩以爲太子之意麼？

安祿山 (白) 這個……此事不用你管，孤家自有決斷！(拂袖介)

安慶緒 (白) 廢長立幼，情理難容。兒臣怎能不管？

安祿山 (白) 哇！膽大畜生，如此目無君父，其情可惱！

安慶緒 (白) 想那唐明皇，對待父王恩同父子，你還要興兵造反，奪取他的天下。你先無君臣之義，還來教訓兒臣不成？

安祿山 (白) 好奴才，還不與我滾了出去！

安慶緒 (白) 要走便走，何必如此的着氣呢。(出介) 父王呵父王！你既然執迷不悟，休怪兒臣要下毒手，暗害於你。(下)

安祿山 (白) 這個奴才，如此狂妄無禮。若不早日將他除去，慶恩皇兒，只怕難以安享帝位也。(李豬同上)

李氏 (唱西皮搖板) 豬兒帶路進宮裏。忍辱含恨侍宴席。(進介) 參見萬歲。(跪介)

安祿山 (白) 好人，快起來！

李氏 (白) 謝萬歲。(起介)

安祿山 (白) 孤家回轉東京之後，雙目有些失明。身旁又缺少一個服侍週到之人。故而將你宣進宮來，服侍孤家。

李氏 (白) 萬歲身旁，現有段娘娘服侍。何須宣詔奴婢呢？

安祿山 (白) 那段娘娘只能與孤家開心取樂。若要服侍孤家，只怕難以過。

李氏 (白) 此事若被段娘娘聞知，定要譏笑於我。

安祿山 (白) 你何須計較於他呢？來！來！來！酒宴在此，你且坐下，陪孤暢飲幾杯。

李氏 (白) 既是段娘娘不在身旁，奴婢正好寬心侍宴。萬歲須要多飲幾杯。

安祿山 (白) 那個自然。

李氏 (白) 豬兒看酒！(豬取酒壺介，李斟酒介，唱南梆子) 強顏爲歡把酒遞，袖內機關他怎知。灌醉賊子方趁意。好助我兒動殺機。待等今晚夜靜裏。手刃仇人恨方息。(安笑介，李勸酒介，安飲介)

段妃 (內白) 寧兒隨我來！(恩上，段唱西皮搖板) 來在宮門用目觀。(望介白) 哎。(接唱) 只見李氏侍宴席。(白) 哎呀慢着。往常萬歲給李氏，還是偷偷摸摸的假充好人。今兒個竟敢公然的坐在一塊兒喝酒啦。好哇！我得臊臊他的脾。我說孩子！

安祿山 (白) 做什麼呀？

段妃 (白) 你父王正給李氏，坐在一塊兒喝酒。你要敢上前去，叫那李氏一聲皇姨呀，我給做一身好看的衣裳。

安祿山 (白) 她又不是皇姨，爲什麼這樣叫她呀？

段 妃 (白) 哎！這不過是給她開玩笑，臊臊脾罷啦。憑她一個老嫗子，那兒配做皇姨

吶！

安慶恩 (白) 她待我不錯，我怎麼好意思給她開頑笑吶？要去呀你去，我不去。

段 妃 (白) 你這孩子，那兒是不願意去吶。八成是當着你父王跟前，你不敢去叫嗎？

安慶恩 (白) 誰說我不敢去叫？你瞧我的。

段 妃 (笑介白) 好，瞧你的。(同進介，李起躲介)

安慶恩 (白) 參見父王。(拜介)

安藏山 (白) 罷了！(恩望段介，向李作揖介)

安慶恩 (白) 參見——皇姨。

李 氏 (羞介白) 殿下爲何這樣相稱？

安慶恩 (白) 我家皇娘，叫我這樣的叫你吶。

安藏山 (白) 妃子，何苦譏笑於她呢！

段 妃 (白) 你瞧，人家都大大方方的陪着萬歲坐着喝酒啦，怎麼不能叫她一聲皇姨

吶？

安藏山 (白) 這個……

段 妃 (白) 什麼這個那個的。你們倆人也別遮遮掩掩假充好人啦。乾脆的封她一言不

就結啦嗎？（豬氣介，段望介）再說她又帶來這麼大的兒子（指豬兒）會給她媽拉皮條絲，真是個孝順的孩子呵！

安祿山

（白）那有此事，妃子不必多疑。

段妃

（白）得啦吧！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什麼事不懂得？今兒個叫我給撞見啦，萬歲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吶？（李豬暗氣忿介）

安祿山

（白）妃子有所不知。是孤雙目有些失明，故而宣詔李氏，進宮服侍。

段妃

（白）光是要她服侍就得啦嗎。你們倆幹嗎又在一塊兒坐着喝酒吶？

安祿山

（白）這酒宴嘆……

段妃

（白）怎麼樣呵？

安祿山

（白）乃是孤家替你預備下的，正要請你同飲。你不要冤枉於她呀。

段妃

（白）呦！她是貞節之婦，誰敢冤枉人家吶。萬歲，你不是宣詔李氏進宮服侍嗎？我們娘兒倆不要在這兒礙眼啦。快點走吧。（拉恩出介）

安祿山

（白）妃子回來！（作望介）

段妃

（白）萬歲，你們倆好好的敍敍老交情吧！（拉恩下）

安祿山

（白）豬兒，那段娘娘呢？

李豬兒

（白）她走啦。萬歲，這酒席若是不用，就撤去啦吧？

安祿山 (白) 且慢！孤家還要再飲幾杯。好人！你且坐下與孤同飲。

李 氏 (白) 奴婢不敢再討無趣了。

安祿山 (白) ！這樣的女子，只知道飲酸吃醋。卻不曉得那郭子儀的人馬已到了西京，使孤晝夜憂慮。孤家不過是借酒解愁而已。你且不要管她，有孤替你作主。

李 氏 (白) 這個

李 豬兒 (白) 母親。您看萬歲的酒興還不足。您陪着他喝個盡醉方休，不就結啦嗎？

(使手勢介)

李 氏 (點頭介白) 我兒言之有理。只是內侍在此，多有不便。

安祿山 (白) 內侍退下！(內侍下介，安拉李入座介) 你我乃是舊相知，何必這樣的害羞呢！哈哈(笑介)

李 氏 (坐介白) 好。豬兒取大杯過來！

李 豬兒 (取大杯介白) 母親，大杯到。

安祿山 (白) 豬兒！

李 豬兒 (白) 萬歲。

安祿山 (京白) 不成，不成。你叫她一聲母親，不能再叫我萬歲，應當叫我一聲爸爸！

(豬望李介，李搖頭介)你怎麼不叫哇？難道說我這個爸爸不強過你那生身之父嗎？

李豬兒 (頓足介白)爸爸。

安祿山 (白)這不結了嗎？哈哈。(李掩面羞恨介)

李氏 (白)萬歲快些飲酒吧。(斟酒介，安連飲介，醉介)

安祿山 (白)孤家酒已夠了。豬兒將酒宴撤去！(豬收拾介，氣介)好人，你且扶孤安歇了罷。

李氏 (白)遵命。(扶安入帳介，放下帳沿介)

安祿山 (白)好人，你要來呀。

李氏 (白)奴婢就要來了。(安作鼾聲介，李近帳聽介，緒暗上介，李拉豬出兩望又退回介，緒驟介，偷聽介)兒呵。兒今親見爲娘受了安賊夫婦如此的作踐，我兒還不早些下手報仇嘆？

李豬兒 (白)孩兒早已的忍不住火啦。只是動手之後，連累母親，可怎麼好哇？

李氏 (白)只要我兒報卻此仇，爲娘何惜一死。趁此安賊醉臥帳中，我兒快快動起手來。

李豬兒 (白)好。待孩兒先把宮門上好啦。(作出介，緒急進介，李豬驚介)

安慶緒 (白)住了！你母子二人，膽敢起意刺殺父王。這還了得！

李氏 (白)殿下，並無此事。

安慶緒 (白)你母子不必害怕，待小王與你實說了吧。小王久欲自立爲王，怎奈父子之情，難以下手。如今豬兒既要親自報仇。正好假手於你，成就小王之心願。現

有小王防身寶劍一口，交付與你。明日五鼓天明，立等回話。若是猶疑不定，你母子也難逃活命。話已說明，任你行事便了。(付劍介下)

李豬兒 (白)呵！殿下請轉。殿下請轉。

李氏 (白)我兒，難道你還有反悔之意嗎？

李豬兒 (白)爲了國仇，爲了家恨，都不能把他給饒過啦。再說行刺也是個死，不行刺也是個死。我還有什麼可反悔的呀？

李氏 (白)既然如此，你我母子，速去後面換了短衣，也好行事。

李豬兒 (白)走。(同下)起鼓介，緒帶二護衛上，兩望介，聽介，耳語介，二護衛下介，豬換袴衣甩髮上拍手，李換青褶子打腰包露髮給介，上關門介，豬進帳刺介(白)看劍。(緒下，安換紅褶子甩髮由帳內竄毛出介)。

安祿山 (白)哎呀！(念撲燈蛾)豬兒起歹意。刺傷我的大肚皮。有心抓住你(作盲目介)雙目似黑漆。

李豬兒（接念）安賊真無禮。把我娘親欺。如今犯在我手裏。（刺介）嘿嘿（安躲介，豬刺安倒介）送你命歸西。

李氏（跪介，用刀刺安介，接念）安賊絕了氣。方把怨恨息。你今縱一死。難抵衆惡跡。（緒帶四卒二護衛緊急風上，踹門進介）

安慶緒（白）哇！膽大李豬兒，竟敢刺殺聖駕。來呀！（卒應介）將他母子，與我綁了。（二卒綁豬李介）

李豬兒（白）殿下，殿下，不是你給的寶劍，叫咱家行刺的嗎？如今晚怎麼翻臉不認人，都推在咱家的身上啦？

安慶緒（白）住了！我與父王有父子之情，焉能做此逆倫之事？

李氏（白）安慶緒呀，好賊子！想你父子攪亂唐室，罪大惡極。如今我母子爲國除害，死不足惜。只是你這賊子，起意弑父。篡奪帝位，還敢假意推脫干係。似你這樣刁惡之徒，日後自有你的下場結果。豬兒不必與他爭論，聽候他的處置便了。

安慶緒（白）那裏容你母子絮絮叨叨。來呀！將他母子亂刀刺死！（卒用刀將李豬刺死介）拖了下去！（卒拖李豬下）護衛們！將段妃母子，抓來見我！（二護衛下）暫將父王遺體，搭入帳內！（二卒搭安入帳介下，二護衛押段妃袍髮給恩換紅褶

子上跪介）段賤妃！如今父王已被李豬兒刺死。你母子落在我的手中，還有什麼話講？

段妃（叫頭）殿下呀！想我母子，與殿下素無仇恨。還望將我母子饒恕了吧！

安慶緒（白）呸！往日你在父王駕前，暗進讒言，要立你子屋恩以爲太子。還說與我素無冤仇。

段妃（白）此乃是死去萬歲的主意，我母子怎敢作此非分之想呵。

安慶緒（白）父王受了你的迷惑，久有此心，你還敢強辯不成。

段妃（白）小妃知罪，情願一死。還望看在死去萬歲的分上，饒了慶恩孩兒吧。

安慶緒（白）嘿。

段妃（白）孩子，快快跪頭哀求你家兄王吧。

安慶恩（叫頭）兄王呵。想你我弟兄，雖然不是一母同胞，俱是父王之骨血。如今父王已死，望求兄王念在手足之情，將我母子饒恕了罷呀……（哭介）

安慶緒（白）想你母子，乃是起禍根苗，休想活命。來呀！用白綾將他母子雙雙勒死！（四卒綁段恩起介）

段妃（叫頭）萬歲呀我主。想你爲坐江山，方纔興兵造反。到如今身遭慘死，還要連累我母子受此橫禍。這就是你妄想攪亂唐室的下場頭哇……（哭介）

安慶恩

(叫頭)皇娘呵母后。孩兒早已說過，做皇帝沒有什麼好的結果。偏偏你要立我以爲太子。惹得兄王懷恨在心，如今纔下此毒手。這都是你把孩兒害得這般光景呵……(哭介)

安慶緒

(白)護衛們！一齊用刑呵！(四卒勒段恩死介)拖了下去！(四卒搭段恩下)此事不可聲張。暫用毛毯裹了父王遺體，藏正床下。等候明日小王登基之後，再去發喪！(衆允介)

內侍

(內白)報。(上白)啓稟殿下，大事不好啦！

安慶緒

(白)何事驚慌？

內侍

(白)今有郭子儀率領大隊人馬，看看殺到東京來啦。

安慶緒

(白)有這等事？待孤先登帝位，再去禦敵。吩咐撞鐘上來！(圓場介，內撞鐘介，輔陳均堦急上)

輔陳均堦

(同白)參見殿下。

安慶緒

(白)今有父王，暴病晏駕。孤家子承父業，繼位爲王。衆卿各有升賞。

輔陳均堦

(互視同白)這個……(緒怒介)謝主隆恩。

安慶緒

(白)適纔內侍報道。郭子儀大舉反攻，看看殺到東京。你等有何退兵之策？

輔陳均堦

(同白)臣等俱是文職官員，怎知禦敵之計。還請我主親自出馬。(分下)

安慶緒（白）且住。看滿朝文武一個個臨陣退縮，不肯向前。孤家只得親去抵擋一陣。

嘿！（下）

第十七場

（四下手四番將上）

一番將（白）衆位將軍請了。只因大唐人馬，攻到東京。幼主親自督戰，你我先去攻打頭陣。番兒們！殺。（僕嗣葉哈四上手同上接打，四番將敗下，僕等追下，緒換達帽箭衣馬褂上，郭上接打，緒敗下，郭追下）

第十八場

（緒原人上）

安慶緒（白）且住。郭子儀來得利害，只得棄走東京，去往河北，暫作存身之計。

郭子儀那裏走。（緒打馬逃下，郭原人上，郭白）且喜東京收復，大事已定。衆將官！速速進城，捉拿降賊官員去者！（衆應下）

第十九場

(四龍套四上手押輔陳均四人，各換青褶子，甩髮抱肘練上，郭上盪馬下，衆跑圓場拉輔等下)

第二十場

(唐肅宗扮相)王帽，黃蟒，黑三。

(四太監引生扮唐肅宗上)

唐肅宗 (唱西皮搖板) 內侍擺駕望春樓。(上樓介接唱) 元帥回朝把功酬。

郭子儀 (內白) 衆將官！將一千人犯綁好了。(內應介，郭打馬上，唱二六) 收復兩京掃賊寇。中興唐室把壯志酬。望春樓前下走獸。(下馬介)

唐肅宗 (望介白) 噫。(唱快板) 耳聽馬蹄聲不休。想是元帥樓前候。叫聲內侍聽從頭。叫他見駕要帶甲冑。方顯恩寵世無儔。

內侍 (白) 領旨。(向郭介) 萬歲有旨。特許郭子儀戎裝見駕。啊！

郭子儀 (白) 領旨。(唱快板) 見駕不必卸甲冑。皇恩浩蕩冠九州。恭恭敬敬往上走。(進介唱搖板) 戎裝參君佳話留。(白) 臣郭子儀奉旨特許，戎裝見駕。不能全禮，死罪呀死罪。(打躬介)

唐肅宗 (白) 卿家免禮！

郭子儀 (白) 萬萬歲。

唐肅宗 (白) 寡人夢寐之間，時常想念卿家親歷戎間之勞瘁。故而傳旨戎裝見駕，以慰寡人之渴望耳。

郭子儀 (白) 萬歲。賜臣曠古來未有之恩典。豈不折煞爲臣了。

唐肅宗 (白) 就命卿家將反攻之事，奏與孤王一聽！

郭子儀 (白) 領旨。(念詩) 爲臣奉旨掃虜囚。誓復神州報國仇。將士用命剿賊寇。馬到成功兩京收。(白) 爲臣奉旨領兵反攻。幸賴將士奮勇，殺得賊兵，四散奔逃，

因此收復京城。後來那安慶緒親在東京拒守。也難挽回殘敗之局勢。他就逃哇，(使身段介) 逃回河北而去。如今託賴我主洪福，完成中興大業。好不暢快人也！(唱八聲甘州歌) 揚威奮勇。看陣雲慘慘，殺氣凜凜。鞭梢指處，將士活虎生龍。敵營怒衝。搶關並拔寨，賊兵喪鏑鋒。旌旗飄，劍戟橫。將軍八面逞威風。安唐室，成中興，大舉反攻竟全功。(打躬介)

(白) 唐室江山，實賴卿家再造之力也。卿且聽封！

(白) 臣。

(白) 封卿爲中書令，賜爵汾陽王以酬助勞。

郭子儀 (白) 謝主隆恩。臣啓萬歲。爲臣已將一般降賊官員拿到，聽候發落。

收復兩京

唐肅宗

(白)這般喪心病狂的逆賊，寡人羞與相見。就命卿家在雲陽市口監斬以謝天下。

郭子儀

(白)領旨。(下)

唐肅宗

(白)內侍。吩咐光祿寺設宴，寡人與郭元帥賀功。(下)

編後瑣言

「收復南京」，是作者在編改「陸文龍」一劇以後，所寫成的一部抗戰歌劇。事前對於劇中的體裁、劇旨、人物、穿插各方面，都經過一番深切的考慮；頗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體裁 中國舊戲的布局格式，多是恪守「正面立言」的一貫作風；不肯推陳出新，換換筆調去作「反面文章」。假若沿用這個體裁編製含有時代意識的抗戰歌劇，難脫去口號、紀功種種公式化的窠臼。作者爲欲避免以往的恆蹊，所以改從反面文章着筆，來寫「收復南京」劇本，作一個新的嘗試。除去郭子儀（靠把老生）是劇中當然的主角以外，另又強調了雷海青（唱工老生）和李氏（青衣花衫）的戲料，希望借這三個同樣吃重的角色，來烘托本劇的熱鬧場面。各個角色既有平均發展的機會，藉此也可以打破目前盛行「主角制」的弊端。不僅此也，作者的本意，還打算在「收復南京」之後，繼續編寫「單騎見回紇」劇本，專意宣揚郭子儀的功業人格。故在「收復南京」劇中，不便過量描寫郭子儀的一切，俾爲「單騎見回紇」劇留些餘地，免得

兩劇有重複衝突的地方，致使將來無法下筆。這是作者要從「反面」入手寫作「收復兩京」的幾個原因。

劇旨 作者感到大後方的抗戰宣傳工作，七八年來已經做得相當熱烈普遍；用不着再拿口號式、紀功式的劇本，向熟聞抗戰理論的民衆去作宣傳了。另一方面，對於敵寇奸偽的淫暴無恥，以及淪陷區域裏面，男女同胞呻吟在鐵蹄之下的慘痛生活，卻應該盡量的暴露揭發，來增加同仇敵愾的熱情。抗戰局勢，現已演進到了準備大規模反攻的階段。作者認為歷史裏面，最能夠適應目前局面的戲料，莫過於「收復兩京」。因為其中包括外族入侵、遷都抗戰、諸師勤王、盟軍聲援幾個主要節目，均與今日我國之抗戰情勢暗相吻合；所以富有寫歷史劇所具備的影射作用——即借古以說今也。不但唐室中興可以象徵中華民族的復興，單就「收復兩京」四個字說來，已經饒有預祝和頌禱的意味了，因為這是舉國上下所迫切期待的佳音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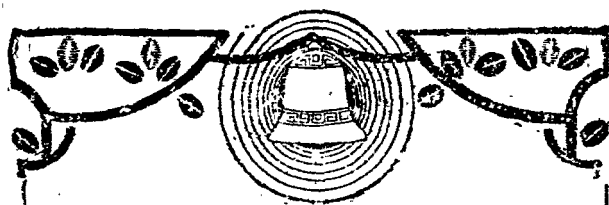
人物 古來名將，求如郭子儀之禦侮戡亂的豐功偉業，德化奸邪的偉大人格，單騎卻虜的威服外邦以及富貴壽考的美滿人生種種事蹟，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千古一人！然而崑曲和平劇裏面，祇有兩三齣戲演唱他的事蹟——即崑曲「長生殿」劇中之「酒樓」、「卸甲」、「封王」三折，和平劇「打金枝」是也——而且多是居於配角地位而無所表述。筆者有志替這位民族英雄吐一口氣，所以「收復兩京」之外，還想

把他德化魚朝恩程元振一般權閹的精神感召，和怒責乃子郭晞縱兵殃民的不徇私情，都歸納到「單騎見回紇」劇中，也好着力宣揚他的功業人格，藉以彌補「收復兩京」一劇因受反面體裁的限制，而沒能將他多事表彰的缺陷。

穿插 除去郭子儀的部分以外，「收復兩京」劇中的穿插，如長安居民飽受壓迫，渴望官軍、響應舉義、重見天日的心情舉動，張均張垆負義降賊之卑鄙無恥，寧親公主仗義勸夫之苦口婆心，雷海青慷慨罵賊之忠義凜然，李豬兒母子刺安祿虜之不甘屈辱，以及安祿山之淫暴倡亂，段妃之謀奪儲位，安慶緒之弑父篡位種種情節，在在都足以反映今日敵偽統治局面之下的形形色色而意有所託。作者並將雷海青罵賊，李豬兒刺安兩大節目，加重描寫，造成全劇的兩個偉大場面，以便折成單折演唱。其他情節，亦有類各個小環，聯之可成全套，分之自爲一環，有相互之關聯。預計全劇可以演唱三個鐘頭以上的時間，可以算是一部熱鬧的大戲。

關於「舊瓶裝新酒」的效果，作者曾在編改「陸文龍」劇中，實地體驗出來。因爲該劇自經夏聲劇校學生近兩三年，倭西安、重慶、成都、內江、和瀘等一帶上演以來，卓著聲譽，頗受觀眾歡迎。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並以獎金獎狀來獎勵作者，更加鼓起作者編寫抗戰戲劇的勇氣。但是「陸文龍」劇，因爲利用「八大遺囑」中原有倩影的關係，總不免有取巧掠美的地方。所以作者特地新編「收復兩京」，以資練習。

此劇雖是採用平劇的格局語調，寫將出來，然而對於各省的地方戲，卻也同樣可以適用。希望讀者諸君加以指正，是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新編平劇叢刊

收復兩京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編

者

徐

筱

汀

發

行

人

高

明

強

印

刷

所

正

中

書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局

校對
譯

(1972)

中央戲劇電影審查所審定

DL
282983



熟料紙本

\$1.30